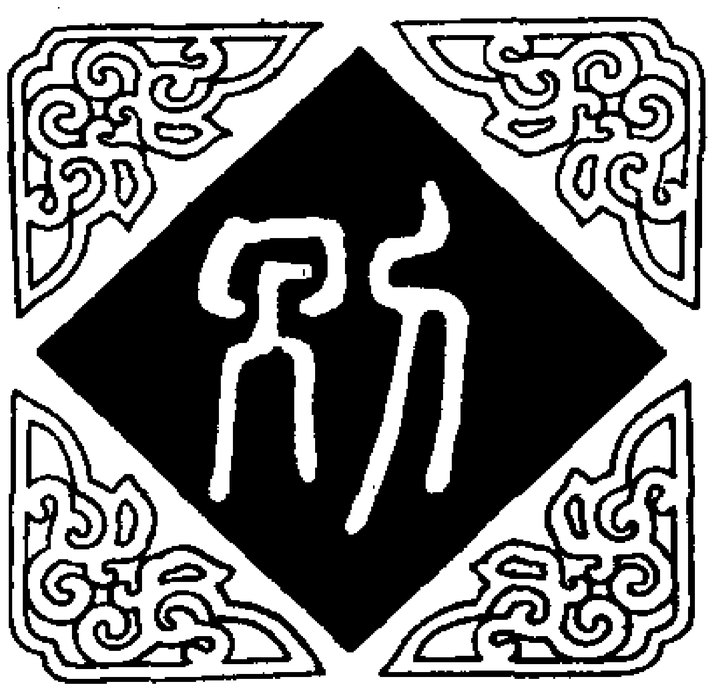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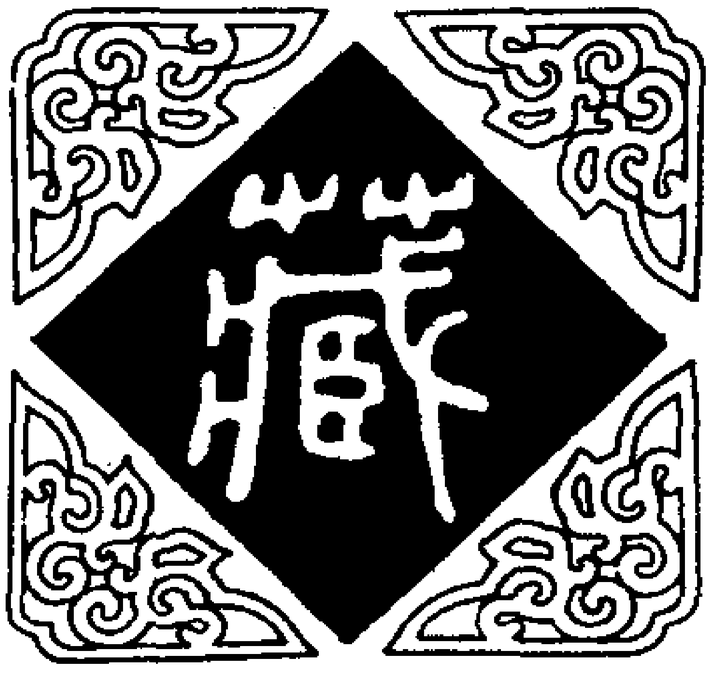
道德真經集解

黃帝陰符經疏

江蘇古籍出版社





道德真經集解

江蘇古籍出版社

宛委別藏

（清）阮元 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整理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開
印張：一八九七·七五 插頁：四八〇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19-073-9/Z·13
定價：（全120册） 2650 圓

四庫未收書提要

道德真經集解八卷提要

唐岷山道士張君相撰君相事蹟不可攷此書舊本皆題為吳徵士顧歡述攷顧歡齊時人而先引及陶隱居成元英諸人均與此不合當是隋經籍志載顧歡疏四卷又唐書藝文志有道德經義疏一卷又唐書藝文志有道德經義疏一卷不特書名卷數互異也惟晁公武讀書志王應麟玉海有岷山道士張君相三十一河上公二嚴遵三王弼四何晏五郭象六鍾會七孫登八羊祜九羅什十盧裕十一劉仁會十二顧歡十三陶宏景十四張嗣二十臧元靜二十一大孟二十二小孟二十三竇略松靈仙十五裴處恩十六杜弼十七鄧解十八張湮十九

二十四宋文明二十五褚糅二十六劉進喜二十七蔡子晁二十八列名止二十九蓋君相自為一家言並數之今以其言致之頗與是書合則為君相所集無疑至書中兼有引唐元宗御疏則又為後人所羼入而所稱陳曰榮曰者殆杜光庭所云任真子陳榮也茲從藏本錄出與藏相同究係唐人所纂六朝人著錄家往往失之為可惜也君相不知何時人晁氏以為成元英為皇朝道士則天寶以後之人案杜光庭道德經廣盛義序引著述人名有巇山道士張君相集解在元宗御疏之前則不在天寶後矣且晁氏之言書中亦不見未知何據

即是名言謂可稱之法也雖復稱可道宜
隨機遣惬當而有聲說非真常凝寂之道
也常道希夷理窮況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
妙絶言辯不可以名言思慮知
凝常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名可名者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注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注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者當如嬰兒

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
石間内雖昭昭昭外如頑愚也　疏名者教
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次顯於
教教真理既絶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説理
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道不可名非常名欲明理
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而義有抑揚故存
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
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故玉京經云無

可無不可思與希微混通

无名天地之始

注无名者謂道也道无形故不可名始也

道吐氣布化出於虛无為天地本也虛无名始者

王曰道雖无名要能吐氣布化出於虛无

與天地萬物作於本始也　疏始也

无道陶甄萬物二儀三景何莫由斯故

指此无名為物之本無名足可言說明矣

有名萬物之母

注有名謂天地天地天地
剛是其名也萬物母
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也　疏母有形位有陰陽有柔
也重元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稱謂斯
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
名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
有同母義　顧曰有名謂陰陽無名謂常
道常道無體故曰無名陰陽有分故曰有
名始者取其無先母者取其有功無先則

本不可尋有功則其理可說謂陰陽含氣
稟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謂之
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
注妙要也言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大道
之要也一也一出布化名道讚敘明是
節解曰謂守虛無也
非也疏妙精微
也觀照察其已也言人常能無欲無為至
虛至靜者即能近鑒至已身之妙道遠鑒至

理之精微也

常有欲以觀其徼

歸趣也常有欲之

注徼也　御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

正性則觀乎妙本矣　疏言人不能無為

恬淡者適觀妙守真妄起貪求肆情染滯

見世境之有未體即有之空所以不察妙

理之精微唯親死生之歸趣前明無名有

名之優劣此顯有欲無欲之勝負張曰
上達之人取捨情夷清虛無欲神情照察
得道之微妙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注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
心也異名者所名各異也無欲者長存有欲者亡身疏夫
欲者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徼妙所以名異
同謂之元

注元者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天氣於天也　疏元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有之名有無二心原乎一道同出異名異歸無滯既一道謂之深遠之元理謂之元

名有無二心原乎一道同出異名異歸無滯既一道謂之深遠之元理謂之元

滯有又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又元

又元

注元者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天氣於天也　疏元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有之名有無二心原乎一道同出異名異歸無滯既一道謂之深遠之元理謂之元

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厚則生貪淫也

注元者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天氣有厚薄得中和疏流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

於無故說一元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
此元亦乃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
今說又元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
曰元之又元　顧曰雖同稟氣有清濁天彌高彌清地逾卑逾
濁人稟得清氣者則為賢智稟得濁氣者則為愚賢智無欲
觀見其妙凡愚有欲觀見其徼自然有此
眾妙之門

注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人情去欲守於中和是謂知道之門也

門法門也前以一中除二偏之元遣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病俱消此乃妙極之法門

韋聖之户牖抑亦衆精微窮理盡性豈唯雙執疏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注自揚已美使彰顯他知也

斯惡已

注有危亡也　疏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
美悅愛也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
其中人物名曰世間言一切蒼生莫不
滯諸塵妄起美惡違其心者遂起憎嫌名
之為惡順其意者必生愛染名之為美不
知諸法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
莊子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之深入
鳥見之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以斯而驗豈

有美不美惡哉故知世間執美為美者即惡
矣　頌曰一切衆生皆知耽美前境五欲
聲色等諸塵為美美之不息必以身為患
已
注有為之為善
皆知善之為善
斯惡已
注有功名也
斯不善已
注人所爭也　疏凡夫之流迷於真理非
但躭淫聲色抑亦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

已害物不知名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與身孰親莊子云為善無近名又云其所於名無非名善是知於名執善於理不臧惟當忘善惡而居中方會無為之致也

羅曰人之受形皆智愛形而貪名其所貪非名善此善無善不免諸苦名雖稱有無相因而遂何益於已

注見有而為無也

疏有無二名相因而

立推窮理性即體而空既知有無相生足
明萬法無實　王曰嗜慾為有心清虛為
無心成

難易相成

注見難而為易也

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是知難易無
法相

互而成　王曰抑性疏空心慧觀無
為難從情則易抑易

從難則善捨難從易則凶兇悖外顯故曰

相成

長短相形

注見以短而為長也

以短比短則無短故曰長短相形

王曰自是為長非物為短他亦自是而

非彼

高下相傾

注見高而為下

高下相傾奪也夫有高即有下即無高何者之為下向者之高今之成

下無

注見傾

高以丈比尺尺即為丈以尺比寸寸即為

下故知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
空也音聲相和
注上唱下必和也
疏夫宮商絲竹相和
而成推求性相即體皆空以況萬有虛假
亦然
先後相隨
注上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
今以昔望今所以昔
名昔而今自非今何能

救物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下仍前以發故云是以聖人治又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不廢無為而能涉事動而無為乃無為為即為為即無為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塗之隔耶故云處無為之事也行不言之教

注以身帥導之　疏妙體真源絶於言象

雖復虛寂而施化無方豈惟真不乘應抑
亦語不妨默既出處語嘿其致一馬端拱
寂然不言而萬物作馬
故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
而不足者則終日言而盡物
注各自動作
而不辭謝而逆生止也
注不疏萬物者一切

韋生也作感動也始無心有感
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為
物先故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生而不有
注元氣生萬物而不有也
為而不恃
注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
也大聖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
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

功成弗居

注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　疏言聖人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

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遍日月覆載萬

於物不處其德也　疏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遍日月覆載萬而推功

夫唯不居　疏夫唯不處其德也

是以不去

注夫唯功成不居其位也

注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可隨

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

一源下生百端百
疏夫者語端唯之
言獨夫能造
毒含靈有大至功
化天地亨
人乎只為能忘其
動亂也
在是以不去
不尚賢
注辯口明文離
質為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
官
御曰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興

使民不爭

注不爭功名返自然也　疏非謂君王不

尚賢人也直是人行謙捲先物後已不自

貴上而賤人也而言不爭者若人自貴

而賤物則浮競互彰各各退已而先人則

爭忿自息故不爭也

不貴難得之貨

注言人君不御珍好寶黃金棄於山珠玉

捐於淵

使民不為盜

注上化清淨下無貪人　節解曰謂邪氣

不來盜賊不入行一握固則邪氣去也

疏難得之貨謂趙珠荊璧等物也若使普

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澄竊不

起故言不盜

不見可慾

注放鄭聲遠佞人

使心不亂

節解曰謂無為也

注不邪淫也　節解曰常存一也　疏可
慾者即世間色聲等事可貪求染愛之物
也而言不見者非塗耳目以避之也妙體
塵境虛幻竟無可慾之法推窮根塵不合
故也既無可慾之境故慾耳目之見聞心
恒虛寂故言不亂也故西昇經云譬如鏡
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
聽亦無所聞前不爭不盜是別今一切法
慾是總遣三業及一切法也獨顯聖人虛

懷其利物
是以聖人治
注說聖人治
身也
身
虛其心實其腹
注心實其腹
除嗜慾去煩亂
神也
虛其懷道抱一守五
御曰心不為可慾所亂則虛矣
節解曰
虛其心無邪思也
實其腹閉氣養精也
郭曰其惡改盡諸善自生懷道抱
一淳和

內足實其腹也　無欲之境內既境幻後又心虛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靈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而德充於內故言實其腹也

弱其志　注和柔謙讓不處權強也　志自謂弱也　處俗同塵柔弱退已也

强其骨

注愛精重氣髓滿骨堅也

自然骨强也　顧曰腹實則骨弱保精愛氣則其骨自强　疏言聖人雖復外示和光而内恒寂泊欲明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言强其骨也

常使心無知無慾

注反朴守淳也　御曰無爭尚之知絶貪求之欲也　疏知者貪求分別之名欲者貪

之目言聖人常以空虚惠利益蒼生令倒置使知者不敢為

注思慮深不輕言息分別之心捨貪求之欲也

為無為

注不造作動因循也

則無不治

注德化淳百姓安疏前既捨欲得無欲

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為道而言

不敢為者即遣無欲
以不敢也治正也行
遣無欲者此則雙遣
二邊妙體一道物我
齊觀境智兩忘以斯
為治理無不正也

道冲而用之

注冲中也道匿藏名譽其用在中
也一家云道以冲和為用故言冲也　節解曰冲
者一在身中常行之也
或不盈

注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也　節解曰
謂守自然也　疏言聖人施化為用多端
切當之言莫先中道故云道冲而用之
則以中為用也而言或不盈者向一中之
道破二偏之執二偏既除一中還遣今恐
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為滿盈言不盈者
即是遣中之義
淵乎似為萬物之宗
注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為萬物之宗
祖也

疏人聖人言止水也以況聖人淵止水能鑒於生宗宗也極於聖人而言不定宗也故莊子云止水鑒於流水人莫鑒於止水衆為澄為淵宗則大宗

師之義

挫其銳

注挫止也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

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

解其忿結恨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之節

注忿結恨也　疏既重元行足自利

解曰謂無恚怒也　道員体知物

道無為物宗師故此下明利他也

境虛幻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而言解

忿者以忿嗔怒也解釋散也夫忿懟生乎違

順起乎妄心聖人達違順之兩空體

妄心之非有故能誘導蒼生令歸真實釋

散其懷而無嗔癡也

和其光
注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
亂人聖人為道常和神光
也節解曰謂疏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
也疏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月而齊照而韜光晦迹共凡智相和聖德
同其塵
潛被不耀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耀
注當與衆庶同其垢塵不當自別殊也
疏塵土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

黙穢淨物聲色等法能汙清行故名為塵
也而彼智光亦混茲塵穢色聲無別眼耳固同
處染言同者夫聖人降世晦迹應凡既韜
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天地
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
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
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元牝
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
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上善
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
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
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持而
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
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缺注專氣致柔

注專精閉氣使不散亂則形體能應之而能如嬰兒乎

柔順注能如嬰兒也　節解曰謂虛外無事則精神不勞也大道流布若嬰兒也　御曰能如嬰兒者無所分別也專精冲和之氣所致　張曰以

為專精一也氣息也致得也柔和也嬰兒絶知見也夫氣聚而生氣散而死人當專精愛氣得柔和之道然後能內息分別外絶知道身不見其身亦滅心不知心亦寂故曰能如嬰兒　疏專精也氣聚而生氣散而死人當專精愛氣得柔和之道然後能內息分別外絶知道身不見其身亦滅心不知心亦寂故曰能如嬰兒　疏專精也氣道氣致道氣也致得也柔和也只為專精道氣致得柔和之理故如嬰兒之無欲也

滌除元覽

注當洗其心使清潔也心居元冥之處覽

知萬事故謂之元覽
能無疵乎
注不邪淫也　疏滌洗也除遣也覽察也
疵病也滌蕩六府除遣五情使神氣虛元
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晏而無疵病也然
後身無所為心無所取不為有生不為無
滅以此而用豈有疵病此明自利也
愛民治國
注治身者愛氣則神全治國者愛民則國

安
能無為乎

注治身者呼吸精氣惠無令下知也
治國者布惠施德應須接物接物
疏前既自利道員此下亦利
別智也慈悲覆養是曰愛民之行莫先
化名教以無為治國夫治國愛民
知分布政行彼姦邪塞茲分
為杜壤之風斯及結繩之政可追下文云以智治國國

之賊不以智治國之德也

明白四達

注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達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於十方煥煌煌也

達為知八方也閉心杜念萬世常存子能行之通於上皇疏明以能照得名白以

能無知乎

注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　節解曰四

潔素受稱四者四方達者無碍言聖人空
慧明白妙道元理智無不照境無不通故
略舉四方足明八極且不乖寂恒自無為
達應不乖寂而能應所以四達無知謂心無分別也
財為四方也　蔡曰識身命
天門開闔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五際
注天門謂北極紫微宮天門謂鼻孔開闔謂喘息也
也治身開闔謂呼吸也
吸也
王曰天有北極之星在紫微之內

宮內有五德之帝迭王故門有開闔則為吞吐開則為泰故春則青帝門開餘門皆閉闔三時皆然終始五際謂五德廢興交代之時有開闔代有吞泰聖人處之常能守雌靜則不為終始傾動治身天門謂鼻口之門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修生行入氣息出入無令耳聞常能雌靜自得無為之道也

能為雌乎

注治身當如雌牝
而不唱也　疏河上公本作天地
開闔謂刼運成壞也言聖人混迹
中不為三災所及雖刼有廢興而
靜故心恒虛
流土山焦而不熱也
生之畜之
注道生萬物畜而養之
生而不有

注道生萬物無所取有　郭曰氤氳合化
庶物從生顯仁藏用不歸已
故曰不有　疏言聖人自利道員利他德
滿故能生化羣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
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器長之妙體真空故無著生之可化
三才妙體真空故無著生之可化　雖復陶鑄萬物享毒
為而不恃
注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　疏只為無著
生之可恃故施為利物亦無恩造之可恃

也

長而不宰

注道長養萬物大不宰割以為器用

宰主也聖人長養群生實為化主

喪我故云不宰　顧曰道則長而不宰聖

則宰而不割成就一切實為化主

而忘功

喪我故云不宰

而忘功不宰聖

是謂元德

注言道德元冥不可得見欲使人

心如道

也

聖人元深遠也

天也為而不恃合天之德也

遠德乃上德也歎此忘功

可謂深元上德也

三十輻法月之數也共一轂

注古者車三十輻法月之數也共一轂者

轂中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

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治國者寡能

總衆弱以扶强也嚴顧等曰古有作車象月之數月有三十日車有三十輻夫月之輝天流行不息車之輾地亦運載無停是故以象月也古車以象月也共一轂者既月亦三十輻共一轂欲明諸侯雖多一理一理雖少能總諸教治雖多同歸宗寡弱以扶强故以一轂之寡總諸國論者輻之衆疏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十日以成一月也當其無者箱轂之內空也

故能和合而成此車細折推尋遍體虛幻況一切諸法又車假名諸緣生也

當其無有車之用注無謂空虛輸得轉行與中空虛人得載其上

埏埴以為器虛人為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注埏和也埴土也以為食飲之器也

注器中空虛故得有
古人為土器不燒煉得水則敗為不成器
也子欲為道不入室依時煉形者則為俗
人必死也　疏考工云埏和也埴黏土燒以成器器中空無故得盛受況聖
水土和也和
人心空故能容物張曰土有器性和之
鑿戶牖以為室
注謂作屋室也　疏以成道

當其無有室之用

注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也　疏穿鑿戶牖

以為室屋室中空無以容物穿鑿戶牖故得居處況根窮聖人心空故能容物穿鑿戶牖通人往來故能用而無滯者車等三物其義相類

虛通故能用而無滯者車等三物其義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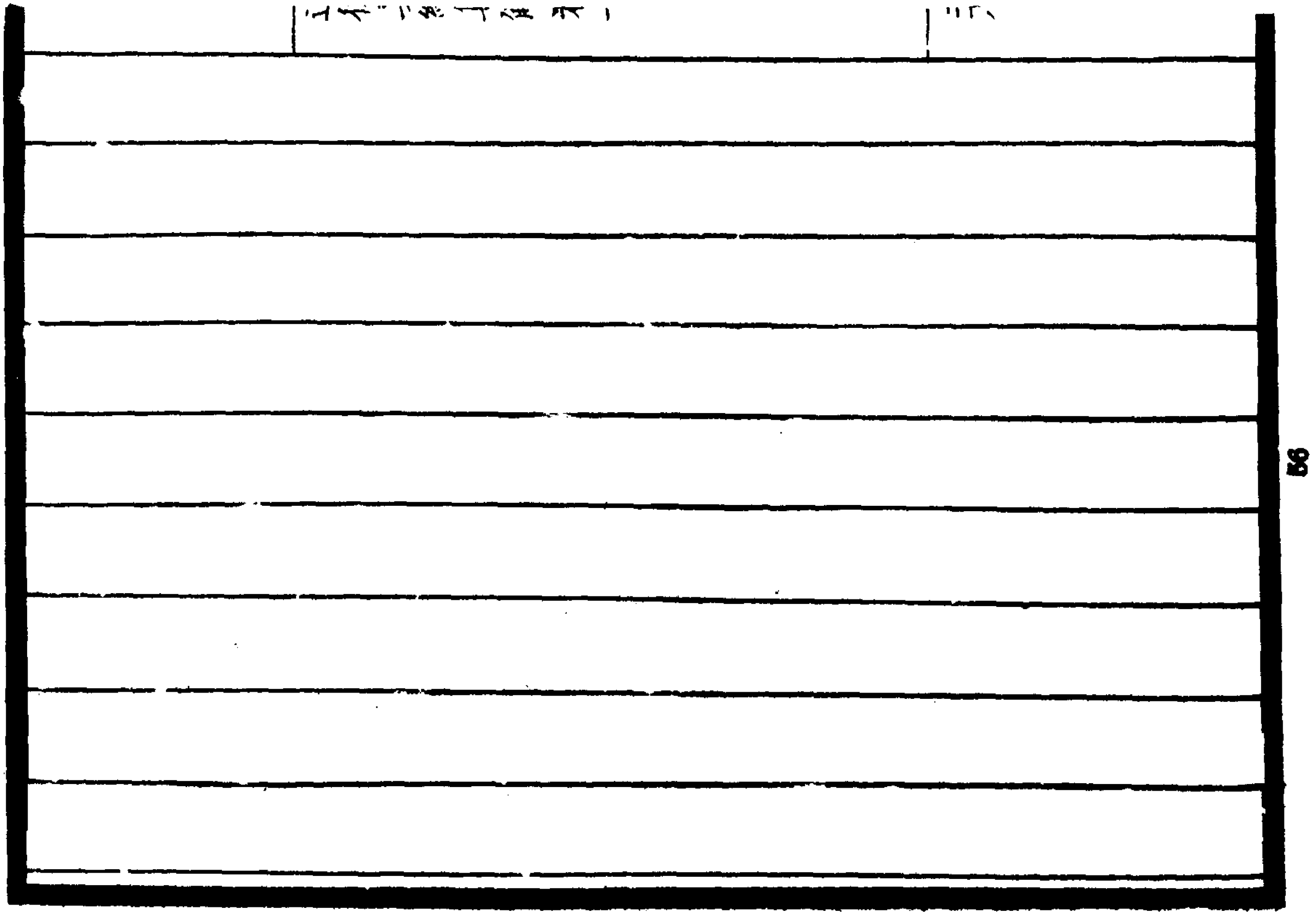
所以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故重出之

動器則亦動亦靜而不靜室則靜而不

故有之以為利

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聖
也　顧曰利益也人之利用
中有人身中有神皆為物致益故曰有之
以為利也然則神之有有亦
不可見故歸乎無物神為存生之利虛為
致用有能神之用明道非無無能明而俗學未達皆師老君全無於物何益今明道之為利利在
神明而俗學未達皆師老君全無為之道
利物利物在有致用在無無謂清虛有謂
道若全無於物何益今明道之為利利在

用形無之為用以虛容物故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二

唐蜀都張君相 述

五色令人目盲

注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不能視无色之目盲欲自有所見

色節解曰非謂人出入乘朱玉之輦五光耀子則不見是故目盲也

者謂青黃赤白黑也言人不能內照真源疏五色

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

覩即色之空與盲何別

五音令人耳聾

注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節解曰非謂人之耳聾欲自有所聞但神明之聲故聞鐘鼓之音不聞神明之聲故曰耳聾也莊子云疏五音者宮商不能亂聰希聲故曰聾也莊非唯形體有聾亦有之也

竹耳滯宮商不能反聽

聾也

聞但聞鐘鼓

聲也

王曰若滯音淫聲即傷神敗正既有惡聲

子云非唯形體有聾

啼吟即是聾也　顧什等曰但聞嘈嘖在
耳迤曰不聾不知聲相即空與聾何異
五味令人口爽
注典五亡也嗜於五味則口妄言失於道也
疏五味甘苦辛酸鹹也爽差失也躭貪醪
醴醪膩膿腥不能味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注人之精神好安靜若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
故發狂也　節解曰謂人死歸土家室相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注妨傷也難得之貨
銀珠玉等物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
身辱也　疏佳麗之謂趙璧隋珠珍貴金
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為妨碍
是以聖人為腹
注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
不為目
注目不妄視妄視則泄精於外也
疏是

以仍上文也聖人卽舉聖戒凡腹內也目外也
無色反聽無聲諸根空淨不染塵境故不內
為目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
彼耳之聾取此腹之實智
寵辱若驚
注身寵亦驚身辱亦驚
御曰操之則慄

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
榮愛之名辱是戮恥之稱若如也驚恐也
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怵惕憂慼
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之情皆非真性
驚即同故言若驚然雖異為
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儻來
貴大患若身
注貴大患也若至也畏

貴謂爵位也亦是自貴忘身也謂煩惱老
病等也言凡夫但知矜貴此身而不
不知大患即是我身即是貴患惡大患
故貴身即是貴患惡大患即是惡身
多求資養終歸滅壞為貴與
大患俱以身為本也　蔡曰有身者執著
我身與貴大患不能忘遣為身憂苦憂其勞念其
飢寒即大患故知執有生累存身患起貴
痛痒寒温大患之本起乎存身云身為
惱本殊故西昇經

何謂寵辱

注問

寵為下

身還有何為寵何為辱者尊榮辱者恥及自問者以曉示於人也

注寵辱為下賤

得之若驚

注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敢

驕富

失之若驚

注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敢奢也

注失者失寵處辱驚者恐禍重來　節解
曰謂得得道則萬神皆來鳴於腹中與
見言語知身五神元氣流馳故曰得
驚失之若驚者謂失氣亡精神不行而失
一則頭白齒落而死與
驚於天神故曰失之若驚也　疏世情顛
倒以寵為上慧心觀照足為副下何
得寵心驚寵為失寵心驚喜失寵心驚此兩驚本由一
寵故足為下

是謂寵辱若驚

注解上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御曰寵辱

循環窅冥得寵為辱本凡情惑滯驚辱而不驚寵

何謂貴大患若身

注復還自問何故畏大患至身

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

注吾所以有大患者生吾有身有身則憂

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縱欲則遇禍患也

疏此答前問也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為

身愁毒即為大患故知貴我身與貴患
不殊也故西昇經云身為惱本痛痒寒温
吾拘於身知為大患即其事也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注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
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　御曰能知
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
同於大通復有何患　節解曰忘身而養
神謂之無身　疏所言無者坐忘喪我墮

體離形即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於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矣

注言人君自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而長久疏不知身是天下之大患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恒欲凌物如此者不得久視於天下之間不得寓於世適可躓窮託於天下矣

注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已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德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

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　疏寄是寫
時寄寓託謂永相付託言能保愛已身不
輕馳務逸以自牧養雖而順物者則可以託
付化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
注無色曰夷言一無彩色不可得視而見
之也　疏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非五色不
可以眼識求故視之不見也若其有色色
則參差只為無色夷然平等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注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
之也
疏希簡少也體非宮商不可以耳
故曰希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注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
之也微妙也道無形象
故執持不得以其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
謂之微
疏搏觸也微妙也言體非形

質不可搏觸而得之故曰微也藏曰夫言希夷微者謂精神不測之用氣者形相之目總為一事不得是精神氣也精者靈智之名神者聖人若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氣既不見不聞不得即應云無色無聲無形何為乃言希夷微耶明至道雖言無色無聲不形而形故云不遂絕無若絕無者豈同太虛即成斷見今明三法不色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也所謂三一者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
注三者謂希夷微也
不可致詰者謂無
無聲無形口不能傳當
靜求之以神不可强
故混而為一
注混合也故合於三
而應即散一以為三
而真即混三以歸
一三三一不異故
不可詰也又
解此真
應兩身作三來義釋具在開題卷中

其上不皦
注言皦
其下不昧
注言一在天上不皦皦光明也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明道上下無窮極也疏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
昇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加其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
繩繩不可名
注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

色也不可以青黃赤白黑別之非一聲也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之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不可名也

復歸於無物

注物節解曰謂道入皮膚節之中故曰繩繩不可名也

猶繩墨之義言聖人無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

疏繩繩正復能正他故繩繩不可名也

直也故繩繩不可求理故不可名也

正他故繩繩運動之貌言至道運轉天地陶

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可名也復歸者
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迹即可
見可聞復本歸根即言無名無相故言復歸
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
注言一無形狀而能為萬物作形狀
無物之象
疏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迹能生貸故
注言一無形質而能為萬物設形象也

云之狀之象
是謂惚恍
注言一惚惚恍恍若存若亡不可名狀也
御曰無形之形無狀之狀不可名有不可
名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也妙本非有應迹非無非有非無而無而
有有無不定故言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
注一無端末可預待也除情去慾一自歸

已矣　疏王曰象者形而非也謂儀貌可

道雖無物而應物有象欲言有也不見其

形欲言無也物由之以生成　顧曰其來

未兆迎之不見其首　疏曰其來

道非古無始也

隨之不見其後

注言一無影迹不可得而見也

見其後　疏道非今無終也　顧曰其去

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道無終故隨之不

注言　御曰道

隨之不

見其

後

無迹混然無際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注聖人執守古道生一以御萬物
有一也　御曰執古
為之事則還反淳樸矣　疏執持
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調御今之後
曰古今雖異其道恒存執之者方
能御物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也
注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綱紀

也　疏古始即無名之道也若知無始終而終而始不古不今而古而今用期古道以御今世者可謂至道之綱紀也

曰守古無為之道制御今之有為之世鎮此躁動之俗反古淳素之始陶鍊變化是得道綱紀也

古之善為士者

注謂得道之君也

也為修學也前章明執古御今此即御今疏古昔也善者智德

使俱深不可以心識故敦之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注謂下句也　御曰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為之容

為容狀以明之　疏曰夫唯德量難識獨此不

可識之聖智甚堪軌物方欲引接群品故

於無形之理而強為修學之容

豫若冬涉川

注舉事輒加重慎豫若冬涉川

也想爾曰豫猶豫行止之貌常當畏敬也

冬涉川者恐懼也畏
里知之此遵道奉戒
之人謙謹
如此也

疏猶豫怖懼也言修
道行人懼
於世境如
此明意業
淨

冬涉川氷心地惶怖恐陷溺也

猶若畏四鄰

注進退猶猶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隣知
聞里知明口業淨慎密恐畏
之也

疏又畏塵境如人犯罪
四隣問里知聞也此
王曰四

隣謂生死老病也亦是四魔人不持戒好
犯非法為四魔所錄是以小心猶當慎密
儼若客對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
注如客對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
矜莊之貌禮記云儼若思言聖人
身心勿得放縱由如賓客對主人
躁此明身業淨　顧曰恭斂之貌
人恭斂無為無事若為客對主人
欽無為無事若為客對主人　疏儼
不敢輕也言聖
不敢輕　應斂勵
不可輕

躁常和而不唱
渙若氷將釋
注渙者解散釋者
空虚也　御曰雖消亡謂除情去欲日以
而不凝滞於物故渙然若春氷之釋散也
疏如前修學智慧增明惑染消散如彼
冬氷之逢春也　松靈曰外雖
散也　内恒和暢放散無
復滞着渙然
如凝氷消

敦若朴
注敦者質厚朴者形
文彩也　疏敦者淳
業清淨惑累消除故
實也　能德行淳和去
曠若谷　華歸
注曠者寬大也谷者空虛不有德
名無所
不包容也　疏塵累斯盡心靈虛
寬曠若谷
白故道
包容如谷

渾兮若濁

注渾者守本真濁者不昭然與衆合同不自尊也　御曰和光清靈潔素也

渾合也和雜也濁有為也雖復心靈潔素不昭然與衆合同不自尊也　御曰和光清　疏

障累久消而渾池有為之中與塵濁不異也

濁以靜之徐清

注靜止也水濁止而靜之徐徐自清也　疏

疏徐徐緩也雖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

染不清心恒安靜閒放而清虛也前則雖
清而能渾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閒明動而
寂也　顧曰濁者昏昧智鄣任聽察如水之昧貌謂其昧
明不濁無所鑒見王
曰藏精匿照外不異物渾同波塵故曰若
天之道也得道之君含垢
濁凡上七事皆人君
論者渾謂和雜也濁
而渾沌有為之中與
道之德傳曰人君其斯之謂若就行人
心潔素
而渾沌有為也雖
言濁以

靜之徐清者喻於水濁止而靜
安以久動之徐生
自清也心亂息緣漸而清正也
注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
復安靜即靜而動雖疏
放而化群品也此文王曰
渾波則濁徐靜則清危躁則死安靜則生
志人知濁之可清故同波而後化體危之
可安故徐動以教生非體道善化誰能如

此故曰孰能生化微妙非速疾可成必須心專行密積勤累代不日求以得故曰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注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也言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不欲疏住中而盈滿此遣中也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注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弊不為新成弊

者匿光榮也新成者功貴名盛也

此遣中聖人於有為弊濁之內復能慈救

蒼生結成也　盧曰此猶

解前徐清之義和俗而後靜徐以全

安身而後動徐以全其生

致虛極至也道人捐情去欲五內清淨至於

注致虛極也　疏夫道沖虛德歸清淨心能志

虛則得道之極行能守靜則含德之厚

虛曰除情慮致虛極也而心恒寂守靜篤也

注守清淨行篤厚也言人欲得虛元極妙之果者必須靜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之也

疏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萬物並作生也萬物並作生也吾以觀其復

注吾言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言人當重念其本也　疏旨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皆云為取捨貪逐前境以老君聖智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而寂也　顧曰夫其反真　王曰生生之體性本湛然動言行云為妄作招禍至人觀其本性知可化而復故云觀其復

夫物芸芸

注芸芸者華葉盛也
各歸其根
注言芸芸萬物無不枯落而更
生也
疏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
能同於聖人雖動用而無心者只為
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反本歸根即同於
聖照此勸之也
歸根曰靜
注靜謂根也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

死也

也　疏但能反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反真則安　疏顧曰草木零落歸根則靜人物變化是謂復命　注言安靜者是謂復還性命使不死乃道之常也　疏命者真性慧命也既是屏息囂塵神凝寂故復於真性反於慧命復命曰常

注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　疏反

於性命疑然疑湛不復生死因之曰常
何晏曰復命當使不死是道之所常
曰能知復命常理者則是見道之明
明
知常曰明
注能知道之所常行者則為明也
守靜復命可謂有常者更益明了
也　御曰疏既知反會真常之理者則智慧照
明　王曰常道難知故
明無幽不燭　知之曰

不知常妄作凶

注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其神

明故凶也　疏不知性修反德而會於真

常之道者則恒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

地所作皆凶　顧曰不知道言知謂之妄

作之人失道故凶

孫曰不能守靜

知常容

則天

注能知道之所常行則去情欲無所不

包容也　御曰知守真常之道則必寛虚
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也　疏體知凝常
容乃公　一中之道悟違順之物也
注無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也
御曰含容應物應物無私既無私故為
公正　疏公平正也既能包容庶物所以
公乃王　公正無私也

注公正無私則可為天下王治身正則形
一神萬共湊己身也　御曰人能公正無
私則為物所歸往也只為己
容萬物公正無私王為蒼生
之所歸往也
王乃天
注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也　疏既作法
王化主為物所歸復能蔭覆含靈同於旻
旻也

天乃道
注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
道乃久
天覆
注與道合同乃能長久
物平等又同大道生化無窮
疏量等太虛無
疏既類上
没身不
注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宏
符故義說為久
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既與此理相
没殆

遠無殃無咎與天地俱沒終不危殆也

疏沒滅也殆危也匿端滅迹謂身沒滅也殆危也又解迹有興廢故言沒身應感赴機謂之不殆無生滅故言不殆也

太上下知有之

注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有君不見臣事之迹質朴淳厚

下知有之

御曰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為之迹故

上有

人無德而稱焉　疏太上即是今元天教
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
闕之中凝神遐想為化常應之處以利根之人
機性明敏悟妙本凝寂體絶形名從本降
跡故有位號不執相生解故下知有之知
其次親之譽之　疏稱故親愛而譽之
注其次之譽也
御曰淳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

高故、
忘言
親愛
中古
愛生
可言
其次畏
注設
其次侮

譽之　疏中根
證理必須執相
修學所以眩
筌蹄依文生解
共相譽讀
也去道漸遠封
言著相其德可見親
則庸歌載路
之
刑法以治之
上共功

注禁多則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御
曰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
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
疏侮欺也下機縱心逐
境躭滯日深唯畏世上威刑不懼幽冥司考
責所以欺侮聖言誹毀誹不信故德
士聞道大笑之也經云下
信不足焉有不信
注君信不足於下則有巧詐之民也

有不信
注君信不足於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
其君也　御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之侮之人也　疏良由下機
障重信根不足故起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
猶其貴言
注説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
失自然也　疏猶其貴重世俗浮僞之言
故不信至道真實之教是以迷惑日久罪

障彌深也

功成事遂

注謂天下太平也

百姓謂我自然

注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已自

當然也　御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

注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矣

疏享毒之功成育養之事遂而至德潛被

成功弗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

得如此不知荷聖恩也　王曰化
冥功潛被物各逍遥擊壤自得日
欣賴無主莫識所為故皆謂我自
然

大道廢有仁義
注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户有忠信
見大道廢不用惡逆並生乃有仁義可傳
道也
御曰澆淳散朴大道不行
義小成遂作而澆淳散朴不足雕弊起於
有為　疏即太古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

五德不彰仁義既興淳朴斯廢故莊子云
散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又云相呴
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智慧出有大偽
注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
則應之以為大偽奸詐也　御曰用智慧
將立法也法出而奸生則有大偽矣　疏
智慧聖智也上以彰下
則詐偽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為偽

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王曰大道之時
無用不顯道功既息
禮詐興焉飭智驚愚耀才動俗朴散淳離
奸情並作故曰大偽
六親不和有孝慈
注六紀絶則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收養
也
御曰皆由失道故有偏名
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名疏六親
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澆競

斯起
國家昏
注政
臣匡
盡無
信不
日中
四海
見昏

致彼曾閔之徒
顯其高行
令不行上下相
救其君此言天
潔已不知貞
欲不知廉各自
世仁義沒孝
乱有忠臣
怨邪僻爭權
下太平不知
仁義人
乃有忠
慈滅猶
各有守
盛明衆星失光
也　疏萬乘
為家故言國家
但至治之時
忠誠不
以
彰是以龍逢
名芳於

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也

絶聖

注絶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棄智

注棄智慧反無為

民利百倍

注農事修公無私

御曰絶聖人

迹則化洽無為棄凡夫智詐之用

注言教之

朴人歸淳朴巧僞不作矜徇不行人捄天
和物無夭性是有百倍之利　疏絶有名
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為利極多言
百倍之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為利極多言
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
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又田成子以聖智
窃國是也

絶仁棄義

注絶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言

民復孝慈

注德化淳也　御曰絶兼愛之仁棄財非
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　疏絶偏尚之
仁棄執迹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
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
云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已陳之芻狗又云
削曾史之行天下皆仁也
絶巧棄利
注絶巧詐偽亂真塞貪路閉權門
盜賊無有

注上之功必有爭利之心故絶巧則人不爲盜矣　疏絶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盜竊莊子云擺工倕之指天下皆巧矣

此三者子云擺工倕之指天下皆巧矣

注謂上三事所當棄絶也

以爲文不足

注以爲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也　疏

三者謂前三絕也此
所學其理深遠不足
故令有所
注當如下句御曰
示修行故以為此文是頓教大乘上士
謂下文也此三者但令有所絕棄未
屬著謂付屬也言下機
之人未堪大乘之教故有所屬著方進學
心所屬之文即下之四行
見素抱朴

無憂

注除浮華則無憂患

書還行一也　御曰　節解曰謂去諸經

疏唯憂患也絶有為之學則淳朴

累斯盡故無憂也　絶有為之學會無為之理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阿相去幾何為應對而相去小

注同為應對而相去小慢應對也禮記云先

文疏唯敬諾也阿慢應對也禮記云先

生名無諾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達違

順妄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阿兩聲同出一口則喜聞阿則嗔不知唯
注善者稱譽惡者詬諍相去何如
忠直用邪佞也
違順既空美惡安奇且唯阿出自一心為惡
惡添乎一心忘者知其不殊執者多是非美
越然有為之學迷執之一所以
喜怒唯阿之內適為患累之本絕

無憂人之所畏此兩對略舉執學須絶之狀也

注人謂道人也所畏者畏不絶學之君也

不可不畏

注近令色殺賢人疏即行人所畏謂生死及諸塵也　注必令色殺賢人疏即行人所畏謂生死及諸塵也　注必美惡皆空恐滯斯文遂染塵境故發此向以戒之也

荒兮其未央哉

注言世俗之人荒亂欲進學為邪文未央

止也　疏河上公本作荒諸家云荒荒是

眇茫敦其久遠央是盡義嗟其未久執著情篤之心其日固息言衆

生染滯之心其日固久執著情篤之心未有休

時

衆人熙熙

注熙熙淫放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

注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

如春登臺

注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

淫淫生生也　疏言躰著者衆故云衆人即衆

牢牛羊豕也言衆生欣愛聲色情染極深

如飢人享太牢之饌悦美之甚又適其心

如春日登臺

我獨怕兮未兆

注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形兆也　疏

我老君自稱也怕寂也兆狀也言聖人雖
處塵俗而心智寂怕不為前境所牽故都
無攀緣之萌狀也
若嬰兒之未孩
注如小兒未能言答偶時人也
我獨怕然安靜於情欲略無形兆如彼嬰
兒未能孩孺也
魁無所歸
注魁然如窮鄙無所歸就也　御曰至人

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
歸　疏嬰兒赤子也孩笑也魁寬大也歸
往也言聖人動不乖寂處染不染如彼嬰
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智慧魁敬罔
量宏博譬彼虛舟而無任止也

衆人皆有餘
注衆人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

我獨若遺
注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　疏衆人滯

有故躰染有餘聖智體空故遺棄不取也

我愚人躰染有餘聖智體空故遺棄不取也

注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

也

純純兮所分別也　疏純純不雜也聖智虛

純純兮

白純粹精專如彼愚人心無分別也

俗人昭昭

注明且達也

我獨若昏

注如人心靈暗昧昭然分別自炫其能聖智虛通明察

俗人察察急疾也　御曰自韜匿也

注察察察急疾也　御曰立法制也

注無所割截也　疏俗之察察機速是無分別之智但俗心滯有

我獨悶悶

注悶悶寬緩是無分別之智

司察是非妄生迫遽聖智體有冥無體知

空幻恒自閒靜也

忽若海獨忽忽若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

注我河上本作海晦者闇也止住也聖智顯光而不耀故發此疑寂又不住此寂故

言雖復同塵而恒自凝寂故又不住止也

實明而忽忽如闇欲

疏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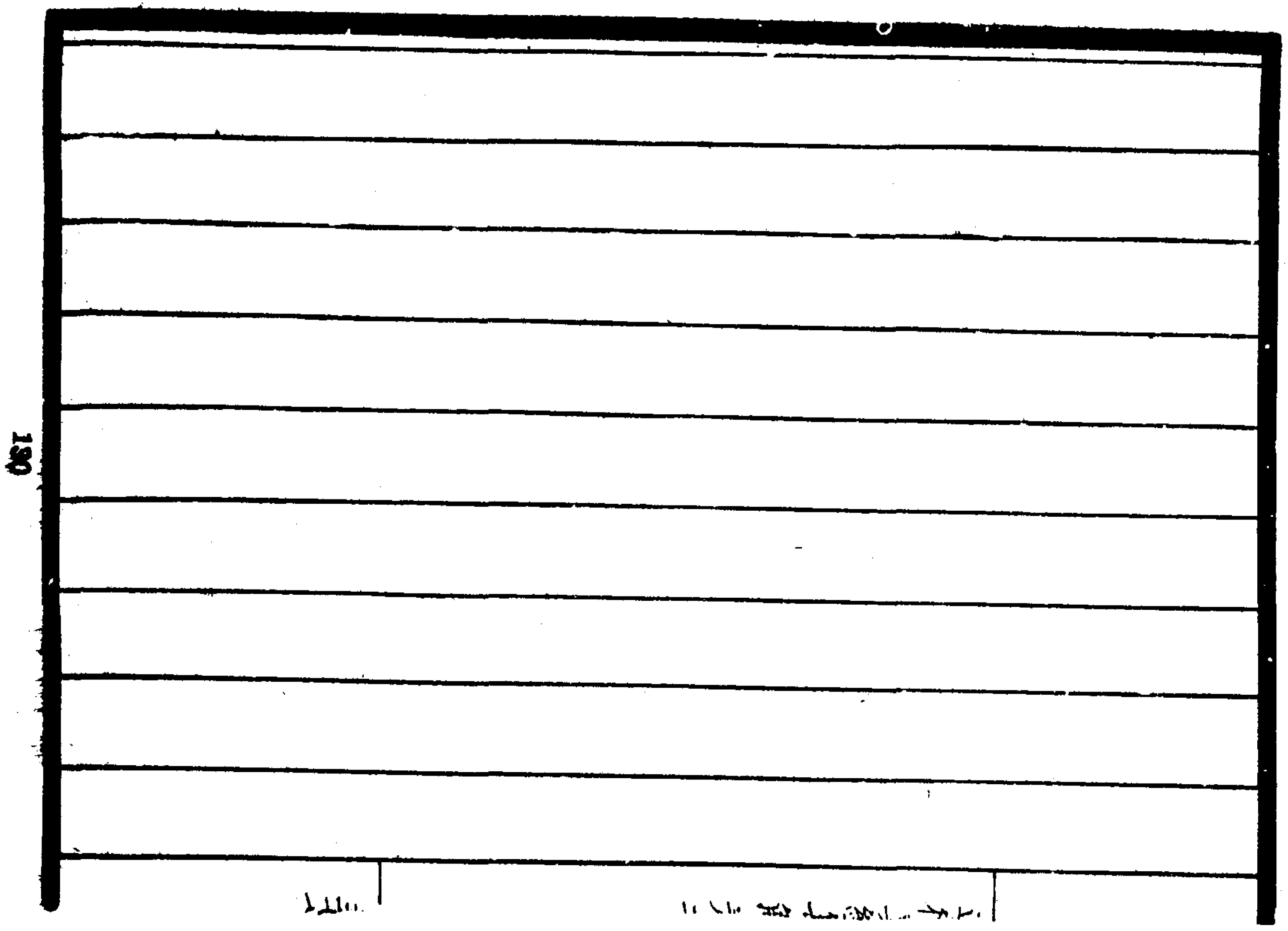
飄若無所止

無正住止

注我獨飄飄飄若飛翻無所止志意在神域
也
御曰我心寂然絶於俗學似無所止
著也
衆人皆有以
注以有為也
我獨頑似鄙
似鄙
注我獨無為似鄙若不逮也
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者
外若不
足故云似鄙
疏衆人滯於欲境未嘗休

息雖復取捨不同同有所以聖人妙體虛
假曽無分別既不見是亦不知非譬彼頑
愚茲邪鄙
我獨異於人
注我獨與人異　御曰人有情欲我無染
心
而貴食母
注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於道也　疏
人皆照察而分別我獨忽晦而忘懷分別

故愛染於聲色忘懷故貴用於真道所以為異也



唐蜀郡張君相述

孔德之容

注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畏卑也

唯道是從

注唯獨行獨從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

疏孔大也甚也容貌也甚大之德容貌若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

包容也大德妙契故能動心施為獨從於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道出天地之場

注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往來於其所也

御曰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而無證用

難名故云恍惚　疏言至道之為物也不有雖有不無而無雖無而無物不離道道用即

道物體即物道迷即物道物
道不一不異而異而道一
而不一非道非物故不一
也頓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
也有情有信以其體不可定
惚恍中有象
注道雖惚恍無形其中獨為萬物
而降即有即萬物之象也
也御曰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日象自無

恍惚中有物

注道雖恍惚其中有

質　疏中有物即是神妙妙物為名

復非無物而有不測之物也中有象即

是氣雖一經營主化因氣立

也言道種種變現故不物而象

也雖

窈冥中有精

注道雖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

陰陽交會以立形神也　節解曰謂腦中

元氣化為精也　御曰惚恍有無窈冥不

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　疏窈冥深遠也

有精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恍惚無方神功不

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真

注言道精氣神妙甚真非有飾也

真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

精者欲明精是氣色神用之本也　疏言

顧曰

言至道之精靈至真無假
其中有信
注道匿功藏名其信在中也　節解曰謂
精也精不化血不藏則為真人一行形中
其中有信　疏言道無心有感斯應信若
四時必無差爽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　節解曰謂
注自古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也
解曰名者謂道也聖人不死其名常存

疏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無來去既名
以閱衆甫
不去足顯不來文略故也
注閱衆甫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注我何以知萬物從道受氣
從道受氣也　疏閱覽也甫始也言道能稟與萬物始生
復無去亦而來故能覽察古今
應夫終始也　疏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

以此

注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人

動作起居非道不然也　疏假設問也老

君云我何以知終始之事乎只用此真精

純信之道悅惚窈冥之法故知之也

曲則全也　疏

注曲屈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莊子云吾行却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順也

枉則直
注枉者屈也屈已而伸人
久久自得直也
疏枉濫也體知枉濫不
而不伸其怨枉翻獲正真也此一句忘弊於弊謗
譽
窪則盈
注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弊則新
注自己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
久久自

新疏窪下也謙卑遜讓退已處下
物競而不爭榮寵即其德日
也能處卑故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弊辱
新此又忘榮辱也
少則得
注自取少則得多天道祐謙神明託虛
多則惑
注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
節解曰謂俗人多思念多所欲行無可信

故惑也　疏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故惑也

是以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

偏也體抱一為天下式

注抱守一中則得滯二偏故惑也

能為天下法式也　節解曰謂念一行道

守身中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

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軌轍羣

生故為天下修學之法式也　疏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

指模也

不自見故明
注聖人不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乃因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也　疏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
不自是故彰
注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也　疏自他平等不見有我故其德行顯著
不自伐故有功

注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不自矜故長

有功於天下也　疏雖復享毒羣生而匆匆推功於物故有大功也

狗百姓以為芻狗

注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

也　疏只為推功於物不自矜誇故德行長遠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

也 疏此則歎美四德之人妙達違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羣品無能與不爭者爭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注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妄也

疏昔人所謂屈曲柔順所以全其道此語有實果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成全德物歸於已也故誠全而歸之

注誠實也能行曲從於父母無有傷害也者實全其肌體歸之於天言自然無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也

注希言自然者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也

疏希簡少也希言忘言也自然者重元之極道欲明至道絶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遣教適可契會虛元則合自然之道

顧曰希少也人能言靜默愛氣少言則行合自然

王曰希言靜默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注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　疏飄風之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能何能竟日譬滯言之士執教生迷不崇朝驟雨也言疾不能長暴雨也言疾之雨曾不長故妄為躁行以求速報既志理不久之年之壽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別別則譬念念之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也　主曰山澤相通為陰氣噴薄擊作於驟雨陰陽失節則鷙風飄風驟

雨人失中和則為暴疾殘身喪實不可常
行驟為暴非恒自然難久故曰不終朝也
蔡曰　夫天以陽氣下降散而為風地以陰
氣上騰蒸而為雨順神氣獨絶為此暴疾猶
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交錯風驟雨驚物其可久乎
顧曰天健地順何況凡
陰陽陰陽相擊天地之間為於多
盧曰
能久而況人之細小處天地之間為於多

此假問誰為此風雨苔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況凡夫而為躁行其可久乎故從事於道者

注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暴雨也　御曰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道者同於道

注道者謂好道之人也同於道者所為與

道同於道也　御曰體道者悟道忘言即同於道也　疏從道隨順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隨順世事恒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　蔡曰若舉事皆從於道則得之則同道之道則與道為一矣　王曰順教反俗所為從於道則忘道得之同道道應之　泉累與空虛合體謂之同道道則與道為一矣　注只為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使相

會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注德謂好德之人也同於德者所為與德
同也
疏道得之猶得道也
疏道既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
忘言為行同於上德亦自然符應而
相會也道是德之用言德故有二文也
道就體言德是道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
失者同於失
注失謂任已而失人也同於失者所為與

失同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注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　疏有為躁競

執教生迷既而為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

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

西昇經云宿世不學問今復與失隣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注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

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

注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

注此言物類相歸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數也

従龍風従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數也

御曰執言滯教不能悟了是於信不足也

自同於失失亦樂求理雖有不信疏不能

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

以執
不信
跂者不立
注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則不可
久立身行道
跨者不行
注自以為貴而跨於人衆共弊之使不得
行也
自見者不明

注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其行以為
應道殊醜捺行之鄙也
露才揚已動而見尤故不明也
忘我故不知其形醜捺行之鄙也
自是者不彰
注自以為是而非人衆共弊之使不得彰
明也
自伐者無功
注所為輒自伐取其功美即失有功於人

疏凡有所爲輒自伐取其功物皆不與
故無功勣
自矜者不可以久長 疏矜大者不可以久長
注好自矜大者不可以久長
高驕慢凌物此乃愚短其德豈長
其於道曰餘食贅行之曰餘食贅行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
注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
日賦斂餘祿食以為貪行也 疏餘食殘
食也莊子云附贅懸疣也 疏贅附生之肉也莊子云附贅懸疣也

言矜誇自是之人其在道行也猶如殘食物或惡之

注此贅病其可厭賤也

疏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不畏惡之人物感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誇贅是無用之肉誇是無用之行世間故有道之者不處

注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注謂道也道無形混
地之前也　疏有物者道也道非
非物而有而有
不混而成萬物乃在天
混雖混混而分而能生成庶
生天地之先而不為老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
注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
雙不改者化有常也　疏寂無聲寥無形

獨立無待對也不改
冥形聲斯絶既無因
獨非待亦不改變此
周行不殆無遷變也言道
注道遍行天地無所
不腐無不貫穿不危
聖人行一於身周流
之中故曰周行不殆
也　節解曰謂
可以為天下母

注道養育萬物精氣亦如母之養子　節
解曰謂守道含一為天下母　疏道無不
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也開化
陰陽安立天地亭毒韋品子育含靈生之
畜之故可為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不知當何以名之見
注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疏道
萬物皆從道所生故不
以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

注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
乃復逝去無常處也　疏逝往也有大力
用能運致衆生至聖境也　疏逝往也
逝曰遠　注言遠者窮於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
遠曰返　疏超陵三界遠達三清也
注言其遠不超絶乃復返在人身　疏返
還也既自利道圓遠之聖境故能返還界

內以慈救蒼生又解迷時以三清為三界悟則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羅天上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注道大者包羅天地無所不容天大者無不載也地大者無不制也王大者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也

注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

御曰

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王居其一域之中有大王有化被之德故繼二儀而居一數也疏境

此四大王有化被之德故繼二儀而居一數也疏境

欲明不域而域雖域不域不域而域議說莊子云夫道未始有封而言域中者

域中雖域不域包羅無外也節解曰謂心大肝大脾大肺大腎水生一也而王處

人法地一即脾氣主布四方行一也

注人君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
掘無怨有功而不置也
地法天
天法道
所收取
注道法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不化自
道法自然
成

注道法也　疏人主也必須
法地安靜為行定能生慧也故
則失君既靜如地虛覆育無
私也又天有三光喻其慧照地是定門天
是慧門既能如天次須法道虛通包容萬
物也既能如道次須法道自然之妙理所
謂重元之域也道是迹自然是迹本以本攸
迹故義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無所法
軆絶修學故言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
注人君
木之花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
此戒行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不重則
不威
靜為躁君
注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
靜故能變化虎躁故致天虧　疏
靜則無為長存靜能制

動故為君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注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靜與重也

疏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同塵處世而不離重靜此則動而寂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注榮觀謂宮闕燕舍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

疏言重靜之人雖有榮華之處超然物之外也

外不以為娛處染不
奈何萬乘之主
注奈何者疾時主傷乘之
謂王也　御曰奈何者傷歎之辭也萬乘之主
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奈何以身徇天下
用氣命亡其位乎　疏奈何猶如何也王
幾千里戎車萬乘之君應須重靜乃恣情
之甚故云如何

而以身輕天下

注王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奢恣輕淫失其精也

雖貴為天子當守一長生見而不學故為輕死也

節解曰謂輕淫失其精

輕則失臣

輕身以徇物者輕淫則失其治身

輕則失君

躁則失君

精

注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得長生失其精神節解曰謂疏恣情放欲思慮煩踪之士不失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君也疏恣情放欲輕踪日甚外則亡國內則危身忠良竄匿失臣也宗廟傾覆

善行無轍迹

注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

無轍迹

疏以無行為行行無行相故云

善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迹之可

見此明身業爭善言無瑕謫過於言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疵謫過於
注善言教不為滯執遺象疏不言之言教之中而無言而不言終日
天下也　御曰能了之則無瑕疵謫過於
求意理詮言忘故於言教之中而無言而不言終日言而盡道也瑕疵
嘗言亦未嘗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未
之過　疏不言之言
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畫道也語嘿不異故無口過之責也謂聖
嘗言亦未嘗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未
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畫道也瑕疵也
諦過之責也語嘿不異故無口過之責也謂聖

人之言既無的當之所詣此明善計不守一不移所計雖多不用籌算

注善以道計事者必以道計算而可知也

疏妙悟諸法同一虛假不舍虛假即假體真無勞算計劃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善閉無關楗不可開而可得而開也

注善以道閉情欲不守精神者不如門户有關楗固

節解曰謂閉氣握固

上閉天牝下閉地
兼忘言行不入異
起心之累雖無關
可欲之境内無能
無染斯則不閉而
故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不可以解

注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
得解也　御曰體了真相本以虚
忘若能

虛忘則
疏上士
生誓心
求故不
者發心
心五者
意入我
第三知
出離心

也第五無上心者謂直登道果乃至大羅
也善結者結此五種心終始無替也明結
願堅固也　節解曰
抱魂持魄故曰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注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
命　疏聖人即是三業清淨六根解脫之
人也為能發宏誓願救度衆生故常在世
閒有感斯應慈善平等終不遺棄也

而無棄人

注使貴賤各得其所也

常善救物

注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

傷殘物也

故無棄物

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

疏先

舉聖人者表恩被有情後舉物示仁覃無

識亦言救人直據黔首救物爰及四生也

是謂襲明

注聖人善救萬物是謂襲明

承也用也即結歎常善救人

謂承用聖明之道也

善人不善人之師

注人之行善者聖人以為人師

人即向襲明之人也此引導衆生允當宗匠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注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教導使為善得以給用也　疏言聖人恒有中化導
聲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為福田以彼衆生
益成我德故也
不貴其師
注獨行無輔也
不愛其資
注無所使也　御曰若存師資未為致極
今明所以貴師者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

然無貴所以愛資者為存教相於教忘

雖知大迷

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

注雖自以為知言此人乃大迷惑也 疏

無所化也前以聖導凡勸令修學今明凡

聖平等以遣師資斯則從淺至深漸階衆

妙也

是謂要妙

注能通此意是謂能知微妙要道也 疏

師資兩忘聖凡一揆俗智分別雖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以喻尊雌以喻尊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水之流深疏谿谷也雄陽是剛躁之名雌陰是柔靜退必當復守之以畏畏守之以愚是則天下歸之如谿谷之歸死滅雌柔靜退必知雄躁剛猛適徑也雄陽是剛躁之名雌陰是柔靜退必之義也

致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為天下之要徑

也
入在身故行一之士法守自然握固閉氣
抱持魂魄也
常德不離
注人能謙下如谿則德恒在不復離已
也
復歸於嬰兒
注當復復歸志如嬰兒悉然而無知
曰谿者口也謂行一閉氣湛然無為子則

也節解曰雄者魂也雌者魄也謂神出

不老復還嬰兒也

疏離散也

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復還嬰兒譬無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能復於本性歸無分別智也

注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

昭達當復守之以默默如暗昧無所見

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也

疏白顯明白昭明也黑闇昧也式法也

炫燿於人人必挫之良非智者孰光晦迹

退守閒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注人能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於已不
復差忒也　節解曰謂道行一以仙為天
下式無極
復歸於無極
注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
節解曰謂常守生行一無極也
疏忒

差也無極道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差

忒復歸於至道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注榮貴當復守之以汙濁如是則天下歸之

榮貴遂起驕奢而福善禍淫忽然凋

處於榮寵翻為禍基若知倚伏不常貴

如水流入深谷　疏喻汙濁人知已之有

為裨始應須自戒勿為放逸處於榮華恒

如畏賤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為天下賤谷常德乃足

知榮辱天下歸湊譬彼百川包納虛谷也

注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於已也

復歸於朴

注當復復歸身於質朴不復為文飾也

解曰謂守自然也

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為道之要乃足故又如虛始自知節

谷蹩大無不容所以常道之德於是

能復朴散為於真空歸於妙本

朴散則為器用也萬物之若道散

注器用也神明流為日分為五行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之則為百官之元長

注聖人用則為百官之元長　御曰含

德內融則復歸於朴常德應用則散而為

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

才官長矣　疏散布分也器用也

也長
師宗也既能
反朴還淳歸於妙
本須
從
降迹以救
著生布此淳和而為
化用
故
并經云道遂散布分既而為君
以御
世為
師以道導俗聖
人即用斯朴散而
為御
導之
方
故大制
無
割
注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
所
害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害精神
也
疏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內外無
不制

伏主領宏普故稱大制而享妻羣品陶鑄
生靈推功於物不為宰主故云不割宰
斷也
將欲取天下
注欲為天下主也
而為之
注欲以有為治民
吾見其不得已
注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

頑濁人心惡多欲疏方將欲攝取天下神器而為之
蒈生而為化主者必須虛心忘欲若繚欲攝化而不得之狀已彰也以有為而治之也疏含識之類好安靜不可為也
注器物也神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不可為也
惡有精爽並堪受道故名神器神器神器是帝位也若無為安靜即品物咸享必有為治之擾動即羣生失性故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
注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朴
執者失之
注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僞
滯溺有為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則失國
喪邦
故物或行或隨
注上所行下必隨之
或不定也行由已也隨從他也言物或先

時由已後即從他此明權勢不定也

或噓或吹

注噓温也吹寒也有所温必有所寒

温喻富貴也寒喻貧賤也言物有先貴後貧猶如朱夏赫曦元冬凜冽天涼不定人亦貴賤何常

或強或弱　疏夫強盛不

久當衰故下章云物壯則老西昇經云盛

者必衰此則盛衰不定也

或載或墮

注載安也墮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也

本或載作或接夫接者連續也墮廢敗也

連接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此明安危不定故法莊子云其成也毀舉此八法者不定以表萬物無常故封執而取之也

有為治國治身者不可以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甚過多謂車服飲食

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

自化

疏懷道聖人妙體虛假故不執上

八法而能行下之三事甚則美其教色奢

則麗其服玩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惑處

於中一治國則祚歷遐延治身則長生久

視

以道佐人主者

注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

不以兵强於天下

注以兵草順道任德敵人自服　節解曰謂口為兵也口言失則兵草至精神踴躍魂魄相加神明悅惚則去其身矣　疏以用兵也佐輔也人主君王也言用正道輔佐君王者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不可以盛用强兵騁暴天下内解身心者即是三業六根兵也

其事好還

注其事好舉事不怨於人也

曰謂安心定意行一乃還其身也

返也報也言外用兵又內有怨敵之

用三毒即有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

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

注農事廢田不修疏師軍也言兵

行之處害人損物但有荊棘穢草不

生禾

稼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善惠者果而已
人
善者果而已
注天之以惡氣則害五穀五穀盡則傷
注行善者當果敢而已即休止也
決定也已止也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暴
心而不同兵也
疏果

不敢以取強

注不敢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

果而勿矜

注當果敢以果敢取強矜大

果而勿伐

注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

注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

果而勿驕

注驕奢欺人也果敢勿以驕欺人也

果而不得已

注當果敢至誠不得逼迫不得已
謂慢上矜謂誇下修道之夫撝謙遜讓不
用矜誇於人亦須決定雖柔不
不得已者如堯攻驩兜舜攻有扈禹攻有苗湯伐桀文伐崇武王伐紂是也推功於物伐取自取也
已非樂兵伐勿強
兵之行也
是果而勿強
注果敢勿以為強
兵堅甲以侵凌人也

御曰前敵來侵不得已故用兵止之如是

則果於應敵敵非果已取强也

物壯則老

注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也言

强者不可以久

物壯則老其義必然

是謂不道

注枯老者坐不行道也

不道早已

注不行道者早已死也　疏物壯則老

兵強則衰既不謙柔故非真道應須止息

而勿行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注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之器

不當修飾也　節解曰謂輕言者皆不活

其身身危則亡其器此器也

疏佳麗也祥善也雖霜戈曜日寶劍暉天

此乃凶荒之具非太平之器也內即三毒

六根之兵若磨銳諸根而貪取塵境者不
善之行也
注兵動則有所害以之行也
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居
注有道之人不處其國
君子居則貴左
注貴柔弱也
用兵則貴右
注貴右

注貴劉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也主生吉主殺凶主生疏有君子人物之德為君子居之世則貴左用文武喻行人實智則貴右用兵者不祥之器故經云千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

注兵草者不善之器非君子之器

注非君子所貴重之器也　御曰君子以
道德為本才器不貴兵謀節解曰謂口致
兵草之器也陰強則殺身之斧也故曰不
祥之言也

不得已而用之

注謂遭衰逢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自
守　疏非君子善人之器必須平凶拯難
不得止而用之權智亦爾

恬恢為上

注不貪土地不利民財寶
勝而不美
注雖得勝不以美為利
君子心尚無為故用兵不以為美也
人雖用勝智而以實道為上應不離真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
注美得勝者是謂喜樂殺人
兵為美是即愛樂干戈則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注為人君樂殺人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

為樂殺之主必尚制人命不可妄行刑罰疏

樂殺之夫天下共疾讎鬪既多不可得意

也

故吉事尚左

注左生位也

凶事尚右

注陰煞道主殺

偏將軍處左

注偏將軍卑而居陽位者以其不專殺故也一動一靜異名也靜則侍上將軍居右

居故稱偏也

上將軍尊居右者以其主殺也

注上將軍尊居右者以其主殺也動用威刑閫外尚殺自任之道故言以喪禮處之

以殺主陰雖上而居右

言以喪禮處之

注上將軍居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

王曰

疏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今偏小將軍居於左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勝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禮而涖之即以平安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注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人

御曰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之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

疏兵伐行慶賞必多故上將軍悲哀慇其傷殺既非用道恐濫無辜一羊口殺謂敵人衆謂

士卒傷已德薄而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則心為悲愍而泣之明非所樂也王曰一人興師動衆固有傷已德薄而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則心為悲愍而泣之明非所樂也王曰一人興師動衆固有

陽為之改度鄒衍降霜杞妻城毀感天地而況橫尸僵屍巨野散骨長源肉違和陰

婦猶感天地而況橫尸僵屍巨野散骨長源肉違和陰匹夫嗟王道為之傾覆一里

飼烏鳶以血流絳草愍彼殘傷曷得不喪匹夫嗟王道為之傾覆一里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注古者戰勝將軍居上喪主禮之位素服而

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而誅不

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
故悲痛之　御曰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勝
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吉器亦何必縞素為資
之但以為不祥之器及文足明權不及實治
疏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以喪
禮葬之既其武不
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行
權以此格量故知權劣實勝也
道常無名

注道能陰能陽能張能存能亾故無
常名　御曰道以應用為常常能應
應非人故云道常無名　疏虛通之理常
湛凝然非色非教無名無字寂寥獨立超
四句之端悅惚希夷離百非之外豈擬
以言象求安可以心智測故下文云吾不知其名
始又云天地之獨得也
朴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
注道朴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臣

道者御曰朴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
匠成則至大故無敢以道為臣也
淳素也小微妙也言淳朴之道其自細微
而能開化陰陽亭毒羣品百姓日用而不
知亦未敢自臣我有道者也又云物無貴
賤道在則尊故巢父許由王倪齧缺此之
數子皆以窮為匹夫而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即其事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注侯王若能守道無為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化

異域自來賓伏而歸以降甘露

疏言君王若能修守至道殊方

天地相合

注侯王動作能與天地更相應合則天降

下甘露善瑞

疏夫德陰陽

合其序者故致四時玉燭七曜無愆靈瑞

嘉祥芝英甘露國無

虛用不亦宜乎

民莫之令而自均

名亦既有
注既有也有名之物皆有盡也有名之物皆有情欲
故身
天亦將
注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止　疏道
無稱謂降迹立名意在引物向方歸根反
本既知寄言詮理應須止名求實不可滯
執筌蹄失於魚兎
知止所以不殆

注夫知止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
蹄既忘妙理斯得止名會實故無危殆　疏荃
璧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注璧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
與江海流行相通為百川
下文　疏江海善下為百川歸往故
之所　疏云江海所以能為百川王者以其善
知人者智
下也

注能知人好惡是智也　疏謂照達前境
鑒人機性大小淺深無不悉知此是他心
智
自知者明　疏謂照達己身
注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無聲內
視無形故為明也　疏用以知明則有所不
御曰智者役用以鑒徹融照以鑒徹智則有所不
物明者照　疏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世
無所不明了此是宿命智
報應無

勝人者有力
注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　疏智力勝
人威能制物所以降伏天魔剪除異道此
是降魔智　頗曰才幹勝人不過有力有
力之人必有其敵有其敵者則強弱未定
今以性制情謂之自勝自勝之人無敵於
已無敵於已者可謂強矣
自勝者強
注人能自勝已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已

爭者故為強也
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以全
其強爾　疏自能克服已心制諸情累欲累
欲不起智慧日強此是斷惑智
知足者富
注人能知足之為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
也　疏無復貪求非直財賄不
貪亦乃道德豐富又鮮並鑒有無則萬境
俱照智無不足故受富名此是知足智

則可以長久　節解曰謂不失其
疏應機赴感隨病與藥咸使得宜
所以斯接物久而强固
死而不亡者壽
注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
惡於天下故能長壽也　節解曰謂人尸
解者死而後生也　疏行願具足內外道
員理當不死不生無於天無壽而今言死而
不亡壽者欲明死而不死不壽而壽也應

身遷謝名之為死聖體常在義說為壽

御曰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

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

力動得天常死而不亡者是一期之盡可謂壽命矣

大道汎汎若沉若浮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　御曰大道汎汎无無係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

注言大道汎汎无無係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

其可左右

注道可左可右無所不宜　疏汎汎

也亦普遍之名言大道虛元汎然無係

悲普遍之感而遂通雖復

左右欲明方圓任物鑿無不宜故莊子云

萬物恃之以生

注恃待也萬物皆待道而生

有左有右有義有倫

而不辭

注道不辭也　疏一切萬物恃
賴至道而得生成慈救善誘終不辭憚也
又云物亦不謝生於自然
成功不名有
注有道不名其有成功也　御曰言於
注有道而道不辭以為功勞功
用備成而不名有也　疏生化萬品至功潛
被而歸不為主
衣被萬物不有功名

注道雖愛養萬物不
可名於小
注道匿德藏名怕然
無為似若微小
曰衣被猶覆育也
靈而神功潛被不為
疏衣被萬物陶鑄生
其稱小此不小而小
也
萬物歸而不為主宰既俯就於物宜
注萬物皆歸道受氣
止也
注萬物皆歸道非如人主有所
禁
如人主有所收取

可名為大矣

注萬物橫來橫去各使自在可名於大

疏大海虛谷百川競湊至道寥廓萬物歸之不主之義已如前釋物既仰歸於道宜受大名此即不大而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注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為滿大

故能成其大

注聖人以身師道不言而化萬物修治故

大象猶大道之法象也即前忘大聖人持
無形之大象常善救物為天下歸往也莊
子云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宣尼引天下歸之是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注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家安寧而太
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
曰物往而不傷害則身安於太平
也言若能執守大道之法象則往而不傷害則無損害
疏太大

所獲之利即是安樂與餌過客止

其拔苦安平則語其與樂

安平等之法也不害則明

苦安樂美於道則一也人能樂美於過客也過客一去盈而虛忽忽如過客也

留止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可悅餌有味可餐可悅可餐故暫過之也

疏樂絲竹宮商也

客逢必止住耽愛也

道出言淡乎無味

注道出於口淡泊如五味有酸醎甘
苦辛也
言淡然無味非如可玩可悦故音樂有穀
行者為之止住道言疏至道虚寂其體希柬所以出
嗟乎世人迷妄之甚但能淫聽有穀之穀
詎能咀嚼無味學者罕見留心
嚼
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足聞
用之不可既
噌無味之味耶深歎愚徒故有斯
注足得道也道無形非若五色之有青黄赤

白黑可得見也　疏至道窈冥妙絶形色
聽之不足聞　非如餚饌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
注道非大音希聲非體商角徵羽可得聽聞
也　疏大音希聲非體商角豈如鐘鼓可
以耳聞聞聖道出言其例亦爾
注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
用之不可既　長無有既盡之時也
御曰以道靜鎮初

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淳風大行
萬物殷厚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盡也
絶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聖之智感而
遂通是知無用之用其用難盡
疏至道之言淡然虛遠非聲非色絶視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注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
翕也將欲行權攝化
群品令其翕合也
貪染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奢淫然後翕
歙不為

之昔老君西入罽賓化道之日初迹
敦然後化之以道是也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注先遇禍害也
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强大然後示之以雌
柔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注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奢至危也
疏欲令
廢其殘獷者必固恣其凶
疏欲

以廢之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注先與其貪心　疏先恣其惡

名為奪之與之後令歸善名為奪故老

君先示凡迷所以恣其剛戾後見神通於

是惡人降伏方得奪其兇惡令歸善道此

四對義執相似只言初淺後深耳上機之

人聞實即悟下機之人要假於權此則增

是謂微明

注此四事者其道微其効明　御曰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為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權欲翕張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示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將欲翕

歙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
於愛欲則當翕歙之令與此
同此道甚微而効明著故云是謂微明也
疏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

柔弱勝剛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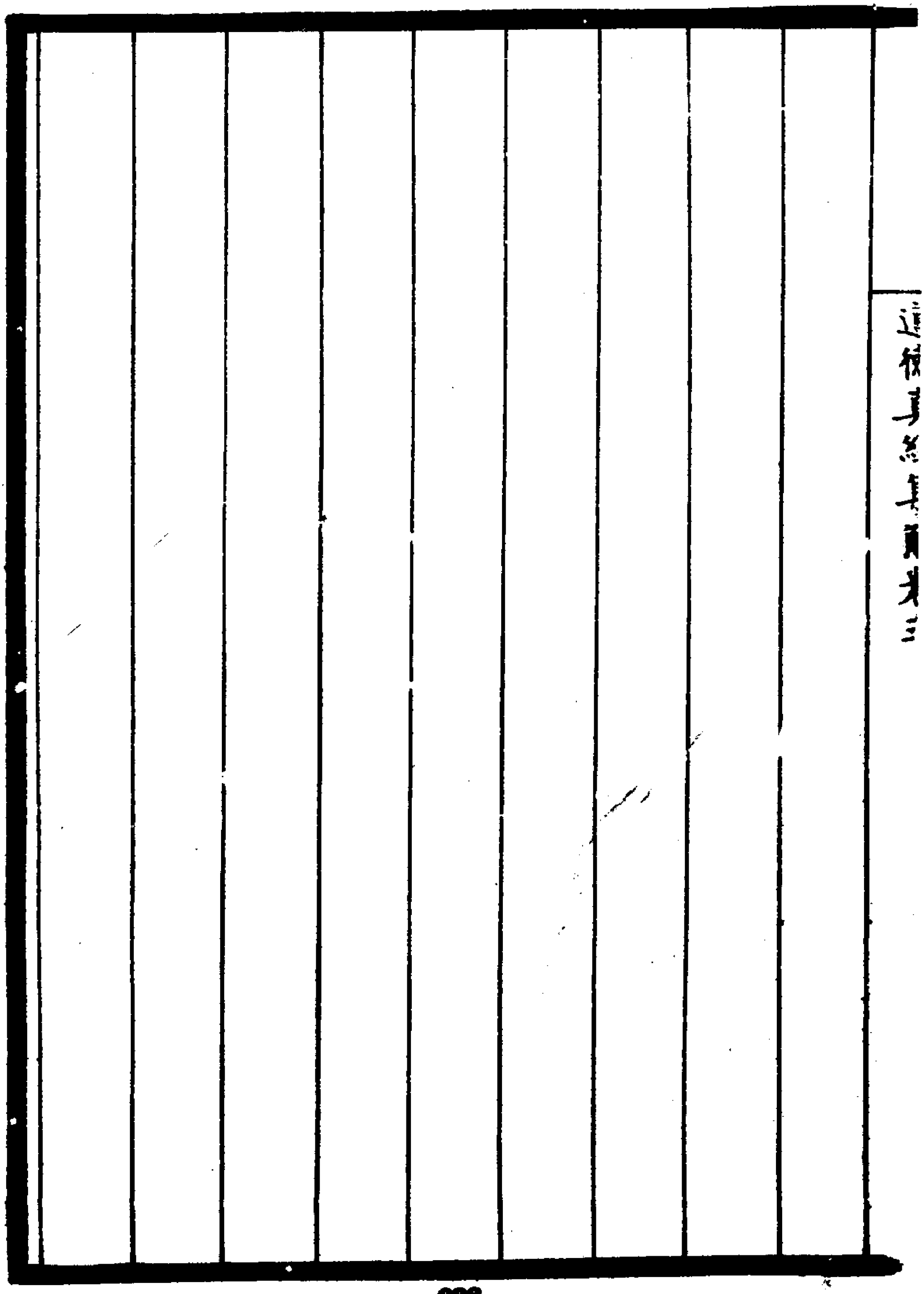
注柔弱者生亡　疏柔弱實智勝也

智也　疏剛强權智也欲教化衆生故須權智

確論　二智實智勝也

魚不可脫於淵

注魚脫於淵為去劉得桑不可復制
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注利器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
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
也疏脫失也利器猶權柄也魚藏於水權
隱於心故物莫之害也魚失水為物所擒
權示人即為人所制故不可以示人



道德真經集解卷四

唐蜀郡張君相述

道常无為而无不為

注道以无爲爲常　疏凝寂之道寂爾无爲爲常

爲從體起用應物施化故曰而无不爲

句是本迹迹本寂動動爲前後句是迹此明

曰无爲應物而動物无不用故曰而无不爲

寂之義也　蔡曰道體凝寂真際不動故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注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於已也

御曰妙本清淨故常无爲物恃以生而无不爲也侯王若能守道无爲則萬物自化君之无爲而天下淳朴　疏萬乘之主五等之君若能守持此道八荒萬國自然從化行人亦爾所以偏舉侯王者明君王爲化利物宏多也

則尊皇王守道不令自均公侯懷德不嚴爲化利物道在杜曰德能伏物道

而化　羅什内解曰

萬神從化伏邪歸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

注吾身也无名之朴

已復欲作王當以身鎮撫

道德既從君上之化

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為

朴而起修起修為者吾將以无

也朴道也　疏作

果報也既起斯欲即須以无名朴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遣有也

曰作謂偽生也言侯王守道物皆從化忽有人欲生詐偽之心者老君言我將以道鎮之又曰混沌其心令無分別

也又曰无名之朴者教戒是也

无名之朴亦將不欲不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以靜

注言故當

以清淨導化之　疏非但不得欲於有法

亦不得欲於此无
此則以无遣无有
天下将自正

注能如是者天下将自正安定也

疏靜
息也前以无名之朴也前以无遣有
既遣不欲還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此則
遣之又遣元所謂探微索隱窮理
盡性者也既而一切諸法无非真稗稗
凡聲色皆至道故云天下自正此一句結

衆妙之門也　御曰无名之朴亦将不
者言人君既以无名之朴鎮靜之篤生不
可執此无名而令有迹将恐尋迹喪本復
入有為故於此无名之朴亦将兼忘不欲
於欲無欲亦忘泊然無欲樂清靜天下自正
曰道常無欲樂清靜天下自正也又
者道之臣也君王法故令天地常正之
皆自正矣　心悉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注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
言上德也不德者謂其不以德教
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
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
疏上出之名德者得也以尅
獲為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
得失兼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
故言有德有德則遺其失不德則遺其得
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注下德謂有號謚之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注言法道安靜無所施為故無以
下德謂不失德者其
有名號及其身故無
為而無以為也
上德謂不失德者其功
可見其
德可稱以
德也
故言
德
以為迹用虛妙此名無為而為為即無為
也
疏以用也上德無為至本寂而無
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注言上仁為教令施政事皆以為已取名號也
疏
有爲也
上仁為之亦仍有以為心不忘德故稱為之事故言
也
注上仁為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
也為之者為仁恩也功成事立無以執為
也
疏仁慈悲也有心覆育故言為之不
貴恩報故言無以為
確論上仁不及下德

對義仁勝故稱無以為三寶之中以慈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注為義以斷割也動作以為已殺人以成威賦下以自奉也疏義主正惡裁非即經中戒律是也然戒律之本被下機士涉有為未階虛妙故言為為之有以也

首故五德之內亦以仁為先者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注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也為之者言為

禮制度序威儀也言禮華盛實衰飾僞煩多動則離道不可得應也　疏道冲寂大即經中教齋威儀等是也且至質不崇恬象無形今乃賤素貴華重文輕質不能與理未能與理淡唯尚威儀雖為漸教法門而乃外亦不能應物相應非但内乖於道而乃外亦不能應物故言禮華盛實衰飾僞煩以為行聘之禮節煩故曰上爵命有度故曰為之禮節煩多玉帛斯竭下不供上故曰而莫之應以

不應故刑罰行焉則攘臂而仍之

注言禮煩多不可盡應則上下忿爭故讓臂相仍引之也　御曰禮尚往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相仍引之也疏仍因也禮尚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攘臂怒之欲明上禮為教之弊故

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即其事也

故失道而後德

注言道衰而德化生也　疏德上德也衆
失德而後仁　疏德化漸替仁
注言道衰道化斯隱應物隨時下德方見
生感之
恩繼之　疏仁恩不見也
注言德衰而仁愛見
失仁而後義　疏仁慈漸行厥義
注言仁衰而分義明
失義而後禮

注言失道義衰則禮施聘行玉帛　御曰失
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見
仁義衰則禮施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
德救斯立義喪而仁存仁亡則義立義喪而
皆適其時之用故論禮於淳朴之代非狂則
悖忘禮於澆漓之世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
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
而行德忘德而合道故人返淳朴則上德之
無以為之者也　疏自道喪澆漓於斯為

極不能止惡方事節文雖復強作威儀而
夫禮者忠信日以薄
浮偽以甚
注言忠信日以衰薄
而亂之首
注禮廢本治末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
日以生　疏徒日以外彰文飾未是情發於
中既非信實之適足忠誠之薄不滋懲淫
勃之源更資昏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
注不知而言知是前識
道之華也
始
而愚之始
注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　御曰
救亂而貴固知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
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失道之實得
故為愚昧之始也
疏言此
前識不知強知曰前識在知前也
之人於脩道行中甚為華偽既
非大

智慧源乃是愚痴之始也　顧曰前識者
謂不待研求也夫清淨虛妙則深不可識
無色無象其道自真若夫辭說辯贍儀形
煥炳相好森羅在前可識此非至真之實
乃是大道之華而愚人之始夫愚人始化未
見真實故以前識引其愚道華化其始也
序家云此釋最爲勝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注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處身於淳朴
也

不處其薄

注不處身違道爲世煩亂也　疏大長也

夫扶護蒼生也謂有勇猛慈救之智堪爲群品之長以扶護蒼生也其智宏普故稱大大夫當懷道德之厚豈處禮義之薄耶

處其實

注處忠信也

不處其華

注不尚言華也　御曰有爲者道之薄禮

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為之事其厚也
　疏達道之夫方外之士當留情於道德
之實豈處心於前識之華
故去彼取此
　注去薄取此實厚　疏去彼薄華則是返朴還淳且
是絶仁去義取此實厚則是返朴還淳豈有心於彼此情係
上德聖人體無分別豈有心於去而去雖去此情係
於去而取者乎蓋明不去而去雖去之而去
不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而去取之而

取者也去取既爾彼此亦然也

昔之得一者

注昔往也一無為也道之子也

者冲和之妙氣也

得道之者所得之狀具列於下文斯則御今而引古也

天得一以清

注言天清

泥丸在人頭中清氣下灌故曰以清

地得一故能垂象清明

注解曰謂清疏

稟得地得一以寧

注言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也

稟一守道故凝陰成地

謂丹田不淫不亂精神居其身故曰寧也

神得一以靈

注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

謂心為神靈五藏之主故曰以靈

疏神道處陰幽冥難測由其得一故靈智

無方以故莊子云神帝生天生地也

谷得一以盈

注言谷得一故能滿盈而不絕

谷謂谷口也口為華池宮能致醴泉源流故曰以谷口也

盈疏谷川谷也言谷得一故能滿盈而不竭盈滿

萬物得一以生

注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　疏道故得生成萬物同稟一氣有識有情通號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

節解

曰謂萬物異形皆共得一以生故曰以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注言侯王得一故能為天下平正

曰謂脾也位處中黃以一制化四方故曰

以正

疏帝王公侯莫不稟道為化只以

無為得一故能布政天下放勛文命是也

其致之

致誠也謂下六事也

注言物得道則名立用失而實喪故

御曰以生

節解

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之故天無以清將恐裂

云其致之 疏致得也通結前六事咸得致之故曰其致之也

注言天當有陰陽弛張晝夜更用事不可

一道也 疏是一人而有六種行門也內解云通是一人神靈水泉萬物各

也 節解曰謂天地人神靈水泉萬物各

共一 節解曰謂天地人神靈水泉萬物各

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為天也

節解曰謂泥丸不得一則腦枯頭白齒落

故曰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
注言地當有高下剛柔節氣五行不可但
欲安地也
疏發變動也言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
崩淪之災昔岐山崩三川震是也
節解
曰謂丹田不得一則精氣發泄故曰恐發
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注言神當有王相死囚休廢不可
變無已時恐虛歇不為神也　節
心亂歇不守一則身空早老故曰恐
歇廢也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怠既
將恐歇滅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注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
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也　節
失其一則華池不津液故曰竭也
疏竭

塞也言川谷乘一災否斯起致泉源枯竭
萬物無不通也
注言萬物生長收藏當隨時死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爲物不可但欲長生無已則死滅
一切注言萬物得一而生若喪道乖真則死滅也疏
俄頃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注言侯王當屈已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

欲高貴於人無已時將恐顛蹶失其位也

御曰夫得一者不可以矜其用聖人垂

教本爲生靈雖遠舉天地清寧而會歸只

在侯王謙和守於雌靜之道則無厭滅等

事　疏不能用道守貴乖理即其人也

勃德將恐神器顛覆社稷傾危夏桀殷紂

故貴必以賤爲本

注言必欲尊貴者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

躬耕舜陶河濱周公
謂人主
疏貴求長生當以元氣為母故曰
下失道之主必致驕矜故知驕矜是下賤
之基謙卑是尊高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斯
戒

高必以下為基

注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為本基猶築墻造
功因固後必傾危也　節

解曰謂道人養精補腦當用丹田為主故為基也

顧曰夫言高以下為基者貴非自貴由乎賤者所崇高非自高緣於下者所載然則貴因賤立得不以賤為本乎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以智者務本故居謙而不危愚者殉末故自墜

窮高而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注言孤寡者喻孤獨也不穀喻不能如車轂為衆輻所湊也王侯至尊貴能以孤寡

自稱此非以賤為本乎以曉示於人也

疏不穀猶不善也王侯貴人智慧聰達體知傲世是喪身之本謙為貴盛之基故撫接下凡以卑自牧乃稱孤寡不穀不穀者不善也謂德非物宗不能總以言詞凡上三者皆人之所惡而侯王自以為稱豈非以賤為本乎

此其以賤為本也非乎

注言非乎者蓋是嗟嘆假問之辭云耳

節解曰非謂其道是故致數車無車

注致數車無車

衡為持輻之為輻為輪為轂為車者故成車名故能成其貴

喻侯王不以尊貶自名故能成其貴　疏

箱轅轂輻假合而成徒有車名數即無實

五物四大為幻亦然所以身既浮虛貴将

者毀譽也言有道侯王卑以自牧既忘貴

安寄是以處貴應須謙下　蔡曰所言譽

賤亦一毀譽故人數
不以為貴數數毀敗
賤顧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功行建
立身心無德可彰無迹可顯則深根固蒂
不為是非欲惡之所抽拔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曰琭琭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為本也

反者道之動

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

義者是聖人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弱者道之用

云反者道之動

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雌靜者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

注天下萬物以生於有

言生於有

有生於無
注天地
象故言
強謙虛
無之生
資於無
不相因
輿無輿
無一之
地言

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
御曰夫實之於
言本勝於華弱
勝盈滿也
有故行攉者
然至道冲寂
貴反於實用有
權實雙泯有無
疏有應道也
所謂
則數
性空
必
猶
於
形

天地萬物皆從應道有法而生即此應從

妙本而起妙本即至無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注上士聞道勤苦竭力而行之

之人智慧聰達一聞至道即悟萬法皆空

所以勤苦修學遂無疑怠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注中士聞道治身以長生治國以太平欣

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惑於情慾而復

亡之
存若亡　疏中機智暗照理不明惑則若
道未能妙悟若欵情歸定即時得虛心繞
涉世塵則滯於有境與奪不定故云存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注下士貪狠多慾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
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　疏下機之人
機性愚鈍聞真道元遠至言宏博心既不
悟謂之虛誕遂生誹謗撫掌大笑也

不笑不足以為道

注不為下士所笑者不足名之為道

不為凡人所笑不足稱為聖道

是以建言有之

注建設之道也設言已有道當如下六句

疏建立也言上士所行之道建在下文

明道若昧

有之則明道若昧等是也

注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知也

疏昧

暗也照達真道之人明昧迹同俗而不顯其明

進道若退

注進取道者若退不及也　疏大學之人

若愚昧也

夷道若類

注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

也

上德若谷

注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濁辱也

尚道德之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物

若彼空谷也本欲有作俗字者言能忘德

不異異罰俗也

大白若辱

注大潔白之人若污辱不自彰顯也

白潔淨也辱污辱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

和光同塵不耀於物故能混迹揚波若污

辱也故東方生潔其道而穢其迹即斯義

也

廣德若不足

注建德行廣大之人若
頑愚不足也

大成而執謙也

疏言懷大德之士體道
虛忘故內至有餘而外
若不足之老子傳云

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也

建德若偷

注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
空虛也

疏偷盜也言建立大德
之人藏名匿迹如

彼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鄰

質真若渝

注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淺不明也

淳一而和光也

質疏質實也渝變也言素

質體真之士寂而動真而應變見無常故

若渝也

大方無隅

注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

也言體道大方之人因循順物不守節操
不立小隅角所謂上達無節也
大器晚成
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倉卒而成
注大學之非一朝可成喻大器之人須累劫修守方致虛極
也
人豈近心能證必須守一不
即任公子釣鼇是也 節解曰謂
殆老則得道
大音希聲

注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當受氣希言
疏希言猶无也至虛大音寂而无響
自妙本降迹無聲也師曠聽而不聞其聲
也瓊音振於宇宙欲明是迹即本故言大
音希聲
大象無形
注大法之人質朴無形容
象象而无形也離婁視之而莫見其形也
色像遍乎虛空欲明即有而无故云大象

无形也

道隐無名

注道潜隐使人無能指名也　疏至道妙本幽隐窈冥非形器之所測量豈名言之能詮辯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注貸人精氣且成就也言道善成就之也疏貸借也獨此无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救衆生借其善力享毒群品生化

也

注成就之疏

三才種種方便趣令成就

道生一

注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陰陽也二生三陰陽生萬物也

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人共生萬物也

天施地化人長養之

動氣分為二一

故曰道生元氣未分故言一

榮曰道生一一虛中

二清濁分陰陽著也二生三運二氣三才

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

統於中
萬物負陰而抱陽
注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也
陳曰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內
冲氣以為和
注萬物之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胷中
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和氣潛通
故得長生　榮曰陽氣熱孤亦不能生物

陰氣寒冲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注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

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　疏孤獨鰥寡

乃不善之事以此為惡人之常情而王公

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為本高以下

為基以勸修行之人必須處心謙順

故物或損之而益

身與貨孰多

注財多則害身

得而亡身故設問御曰徇多將以求財財

全其身　疏夫資貨者本為我身迷惑之

徒喪君責言汝去以貨存身利

多為聚貨喪身利多耶故莊子云盜跖死

得與亡孰病

注好得利則病於行也　疏夫多貪得財

必喪
之徵
可以
不亦
甚愛必
注甚
少所
義故
智此

已少慾亡貨則身存然則得是喪已
亡是存身之驗喪已可以為病存身
為樂世人翻以得為適以亡為病者
謬乎故教主言得與亡定誰是病

大費

甚愛必大費　疏費損也為是

多藏必厚亡

注生　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卬墓生有攻劫之患　疏夫多藏於府庫者必有劫盜之患非但憂死有掘塚剖棺之患　賄貨於府庫者必有喪失多藏亦乃害及已身其為敗亡禍必深厚　故書云匹夫无罪懷璧其罪莊云大儒臚傳曰死何含珠為於是以金鏤控其頤徐別其頰无傷口中珠是也此一句解貨

知足不辱

注知足之人絶利去欲不辱其身

知財賄虛假守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恥

辱此一句解貨

知止不殆

注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心故體

乱於耳目終身不危殆也　疏既悟名譽

非真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无危殆

上經云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此一句結

名可以長久

注人能知止足則福禄常在於已治身則神不勞治國則民不擾故可長久

止於名知足於貨忘名忘利則可長可久

此一句總結名

道德真經集解卷四

也只為能忘其成故終日貨用而無弊損
是以注謂莊子云小成隱道也夫成者不
者不成而今成而似缺故如缺者忘缺忘成故不
見成而缺故如缺而實成不見缺而異成
故大成而似缺也
大盈若冲
注謂道德大盈滿之君若冲者貴不敢驕
富不敢奢
其用不窮

注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　疏
也靜盡也言道德大
能滿如似空虛無物
能利用無竭也夫滿
今滿而虛者不虛虛者不滿
滿滿而虛故能即滿而
大直若屈
滿滿而虛若虛
注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若
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　疏大直
質素

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迹同塵委曲隨物

故若屈也是知直躬小直也

大巧若拙

注大巧謂多才術也若拙者亦不敢見其

能也

而忘功用晦迹同凡故若拙也莊子云彫

刻衆形而不為巧是知工倕小巧

大辯若訥

注大辯者智無凝如訥者無口辭

御曰

不飾小說也　疏妙能剖析真空詮量元
極者小說所不能言也不同世間口才捷利
故言寒詘也莊子云不言之辯亦云大辯
不言是知楊墨小大辯也
躁勝寒　注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極
則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剋躁也
靜勝熱　注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

生之原也　疏躁勝靜陰也靜勝極也言
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起故一
切是長生之
本即躁是死滅之原
又解從本降迹即
躁歸靜也
以勸行人去
勝寒息跡歸本即靜
動極則靜靜極則動從此而觀盛極則衰
衰極則盛人間諸法例皆如此
既非常保
何所貪求是以聖人不取不求無得無失

而五種大行自清自靜不為寒熱所侵始
為天下之正主云云
為天下正
云
清靜以為天下正則天下長持正無終已
注能清能靜則為天下正天下長持正無終已
疏清虛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
時也
治邪故為天下正此則結釋靜勝躁優劣
之義也
自然則為真人也
節解曰謂得入深山行清淨守
天下有道

注謂人主有道也
却走馬以糞
注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田農也
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也　御曰有道
之主貪求故無交戰屏却
元為化行既不
事人得糞於田園　疏言
君莅於天下干戈靜息偃武修文宇内清
平元為而治故能却走馬以糞農田
治身者却六根兵馬以道糞心故
孟子云

人皆以糞糞其田而莫之以學糞其心也

天下無道

注謂人主無道

戎馬生於郊

注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

疏郭外曰郊無道之君臨於海内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且輕身跧競之夫荒色荒四方不靜多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且輕身跧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之中塵境之中

故云生於郤也

罪莫大于可欲

注好色慾也　疏罪者摧也言為苦之所摧逼也前境美麗稱可慾之心故言罪也

也然境能逼心是起罪之緣以戒行人不可慾

可染境也故上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袖莫大於不知足

注富貴不能自禁止　疏袖即罪之深重

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厭足害人損物為

罪曰深非唯災及一身亦乃禍延三族

答莫甚于欲得

注欲得人物利且貪也　御曰殃答之大疏答考

莫大於欲欲得禍深故云答也

責也欲得之心畧無涯際其為答責莫甚

於斯格量深淺禍重答輕欲備顯物情故

具彰二義

故知足之足

注守真根也

常足矣

注無欲也　疏守分不貪於行便足恒無
關少故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病後約故
不出户知天下　繼此文
注聖人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以已身知人
身以已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　疏
者謂知道之人覺攀緣分別等門户也有
虛懷内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

知此以真照俗也

不窺牖以見天道

注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多欲天氣自正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已

幽利為不出御曰垂拱無為而天下治

教令於户外而天道可知也　疏牖根窺而天道自然之理隳體坐忘不窺牖根窺而智道之道此以智照真也

真心内朗覩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真也

户通來去從真照俗窓牖内閉喻返照真

源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注謂去其身觀人家觀其家觀人國觀其國觀天下觀天下所觀益遠所知益少　疏顛倒之夫不出戶能照理

其心逐境彌遠而無厭其知淺近暗昧而

少鑒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注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下者以心

知之也

疏不行者以心境而知

者能體知諸法實相譬懸鏡高堂物來斯
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
之于天矣
名
不見而名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
注上聖人原
小以知大察內以知外　疏不見者了知
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
百物垂迹顯教不見而損情欲文飾日以
消損也　御曰不窺牖故云不見
天和

順故能名其太平

不為而成注上无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就也

疏不為者凝神寂澹絶於有為也而成就學人此明寂也而動也者能施化群品成就學人此明動也

為學日益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以益多疏為修營也學俗學也

文飾日

注學者謂

言修俗學之人銳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
為道日損自然之道日損者使情欲文飾日
注道謂損也　御曰為學日益見聞為修學之漸
以消損也
日損功行益見聞者為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忘而
者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忘而
體道矣　疏為道謂修道也言修道之士
虛夷恬淡所以智德漸明累惑日消也
損之又損之

注損之者損情慾也又損之者所以漸去
也
以至於无為
注恬惔如嬰兒无所造為也　疏為學
之士又滯於无為之患今欲治此兩執故
復深浅不同而俱有損益之文既而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
偏雙遣以至於一中之无為也
无為而无不為也

注情欲斷絶德與道合則无所不施无
不為也　御曰為學積功行為道忘損之
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至於
淡然无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无不為
疏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无不為也上
經云道常无為无不為以無事取天下常
注取治天下常以無事
也　疏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煩勞
也　疏取攝化也言攝取字内蒼生令其

歸善者常以無為無事而化之也雖復應
物施為而心未嘗有事此即動而寂也故
莊子云孰弊弊焉以事為事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
注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
以事為天下也　疏及其心未虛忘以事為
事而有事者斯事異無事無事無事異事動異
於寂乘於動如此之人不足以攝化天
下也

聖人無心
注聖人不重改更貴因循若似無心也
以百姓心為心
注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
忘虛懷絶慮與死灰均其寂泊故無心也
百姓皆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
物感故以百姓心為心心既無心心應亦
不應
節解曰謂知道行氣以神為心則
流布百節百節百神百名共於
形中故曰

以百姓心為心也

善者吾善之

注

不善者吾亦善之

注

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為善也

因而善之

疏

善者謂無欲修學之士也

不善者謂有為滯境之人普以平等勝教化之令其得善此則以百姓心為心之善也

德善矣

注聖人德化百姓為善矣　節解曰謂行一養神神和形柔邪去正存骨堅髓填故曰得善矣

信者吾信之

注百姓為信聖人化之使信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注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德信矣

注聖人德化百姓為信矣　御曰欲善信

者吾因而善信之不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
聞經戒愛樂不信謂不樂道文聖人以空
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得
益而普發信心故真迹紫微夫人疏信謂
得失之關楗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
問曰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今信與不
信一種皆應感必應不感不應者則
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答曰應

有通都玉京而恒救三界
此則有感紫氣至如北人有感
西浮授尹真人道德之文此則別應若別
應則待別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故上經云
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也　節解曰謂人信
一亦信人人不信一一由人生故道
常得其信也
聖人在天下怵怵
注聖人在天下常怵怵恐懼富貴不敢驕

奢
人其
沒溺故怵怵怵而勤懼之
為天下
注聖人為天下百姓
通也　疏渾池無分
境妄生去取聖人欲
百姓皆注其耳目
勤懼之義即斯謂也
疏渾池無分別也言凡夫
貌也言無心
在天下也恒布
大慈護救蒼
混濁其心若
渾沌其心令
感情滯
愚暗不
無分別
赴感聖

注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爲聖人視聽
倒疏河上作注諸本作淫淫者染滯也顛
之徒迷沒世境縱恣耳目滯著聲色既
而漂浪長流愆非日積聖人愍其困苦故
顯其病六根之中遍舉兩者欲明此二患
最深故西昇經云耳目聲色爲子留愆然
舉一根諸根可悉爲文備故也
聖人皆孩之
注聖人愛念百姓如育赤子長養之而不

責望其報　疏衆生妄淫耳目淪沒愛河
聖人勤懼慈救義同赤子哀其無識故如
嬰兒之可愍
出生入死　疏
注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内魂晄靜故生
也入死謂情欲入於肾臆精神勞惑故死
也
御曰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　疏
出生者超凌三界出離死生入死者沉淪
三塗沒溺生死若解生死義者從無出有

以釋生為生自有還無以釋滅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注言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言舌不妄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疏徒類也言九竅四關凡聖俱有聖人忘之故出三界凡夫執著故入六道入六道則死之徒出三界則生之徒

人之生動
注人欲求生動作反之十有三
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蓋為執此
滯於前境故也
夫何故
注問之何故動之死地也　疏假設疑問
以生後答
以其生生之厚
注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

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也　疏言人不能體道忘生而執生為有多積物產厚生過當故動之死地此一句答前蓋聞善攝生者　疏蓋不盡問之辭猶竊聞也

問意也　疏言善攝養生之人淡泊虛生而無生者

注攝養也　疏攝養也言善攝衛之人淡泊虛

攝衛也　疏攝衛之人自顯下文

兕不染塵境攝衛之美

陸行不遇兕虎

注自然遠避害不干也

毒獸一名角形如野牛青色言善攝生之

疏陸平地也

不為毒獸所觸內鮮者言平居安靜不為

煩惱所加也

入軍不被甲兵

注不好戰以殺也

疏言攝生之人不

行陣亦不為干戈所害內鮮者縱入塵

境

亦不為色等所傷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

人

兕

注養生之人兕虎無由傷兵刃無由加也

御曰善攝理生之人心照清淨無貪取之意故以外物不可加害　疏諸本言駐駐立也措安也兕虎即觸喻痴人也虎性踪暴喻嗔也兵刃銳利能傷於人喻貪也言善攝生者妙體真空故雖處世間而不爲三毒所害也

夫何故

注問曰兕虎兵甲何故不害之也　疏假設
以其無死地　疏有何事故得致如此
注以其不犯上十三之死地也　疏言神明營
護之此物自然不敢害也　御曰以其順
化無私不以死爲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
云無死地也　疏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爲
死地也　疏今善攝生之人忘於身相即身無
身故無地之可死也既無死地三毒何所

加乎一行氣節解曰謂聖人懷精神守
握固胎息故使此物
道生之氣俱存故無刑殺之不害之道處其心真
注道生萬物
德畜之地也
注德一也一生布氣而畜養之也
物得以生養萬類也
疏至道虛元通生
御曰
萬物上德慈救畜養群生也故云為道生德

畜也

物形之

注一气為萬物設形象

勢成之

注亦云勢成之一為萬物作寒暑氣勢以

疏陶瑩心靈令行業淳熟而成就

成之

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注道德所為無不盡驚動而尊敬之也

御曰萬物皆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疏道德生育具如前旨蒼生荷賴日用不知是以勸示令崇尚也

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注道一不命名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也

御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也

疏世上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久而道德尊貴無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注言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復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此　疏重疊前文以生後句而舉道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故也西昇經云道德渾沌元妙同也長之者謂增其元上妙法瑩飾物心令其道果成就德業善芽育之者謂進其妙功行也成熟者謂以

淳熟此猶叠前語來生後文也養覆者養
謂酬其果報覆謂蔭以大慈也已上四雙
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德明能遣其有
注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為利用
復能生萬物實無所取以為利物之可生匆狗其情故
即生而不有有既有而不有生亦生而不
生此遣道生之也
為而不恃

注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　疏既生成萬物
畜之也　有其生施為法教於何可恃此遺德
長而不宰　注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利用
注道也　疏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利用化而能所俱幻
長養蒼生功侔造化而誰其宰
乎此遺長之等四德雙也
是謂元德
注道之所行恩德元闇不可得見也　疏

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元者深遠之士利物忘名德以證護為義指前體道之功以法目人可謂元德車曰道為陽極陽即天也天以運動所以生萬物德為陰極陰即地也地以包含所以畜萬物受氣所云一切萬物之形勢成之者因其業勢而成就之業勢應合為人即為作人形而成就之蔡曰為諸衆生作四時之勢成就萬物此說在前

母者言從本降迹導引蒼生長之育之如
母愛子故上經云有名萬物母　蔡曰始
本也言一切衆生沉淪五慾不知根本隨
流逐末漂浪生死故老君舉本示之明天
下有清虛氣為道德為汝根本且始則无
先母則有功取其生物故稱始也
逐稱母也
既知其母又知其子　注子一也
注子也既知得道以當復知一也　御

曰萬物既得冲氣茂養以知其身即是冲氣之子也　疏夫本能生迹母能生物既知道子是我母即知我是道子從道而生故也經曰虛無自然是道子從道而生物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既知其母注以知其一當復守道反无為也　蔡曰既知道子從而得生則須守清靜无為歸其母便與道同也

沒身不殆

注不危殆也　御曰既知身是冲氣之子當守此冲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沒其身守母也但能歸根守母守母守道道會真迹雖有存而本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即是本物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末能攝本所以須歸其母能生子所以須守母則久視長生歸本則歿身不殆

其母之也西昇經云常能養母乃能長久

故勤之

塞其允
閉其門
注允曰
注門口
母猶未
中偏舉
復方術
罪多也
允是根
閉塞

也使目不妄視
也使口不妄言　疏上雖勸其守
示其修守之方故次下文具顯守
也允口也而六根之前舉根為
即閉塞等是三業又沾六門不染塵境也
之別此言門總也但

之義掃閉有兩一者斷情忍色栖託山林或却亦不門不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而恣目之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恒不真內無能染之心外無可欲之境既不乖真境豈曰杜耳閉目而稱閉塞哉蓋不然乎斯乃閉塞之妙也

終身不勤

注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苦也

疏勤勞苦也夫學道多端行

門匪一狀或靜心而避塵境或即境而體真
源深淺有刼載自唯甚苦動則
境而真心性閑寬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
而不苦而無勞倦可以盡年終
開其兌濟其六塵之事心神內
注開其事
疲耳目外困終身
終身不救勞倦也

注袖亂成也　疏及愚者為之即閉眼耳

等根濟於教色等事終身耽染沒命貪淫

縱使大聖大慈良亦目擊不能救也

見小曰明　疏及愚者為之即閉眼耳

注萌芽未動袖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

御曰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

明也　疏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

謂之明也　疏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

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智慧

日日增明故上經云觀其妙也

守柔曰强

注守柔弱者日以强大　疏既能見小則智慧增明復能用道兼知柔弱故其德業日日增强盛也夫學之初有定有惠有解見小即是惠定之門用柔即是行解之後一行則兼空兼有以有資空欲明資導之能故言用小也

用其光
注用其目
復歸其明
注復當反其光明於內
也　疏光無使精神泄於外
歸明於眛故云復歸其明也下文云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
注內視存神不為漏失
不耀也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是謂襲常
注襲入
復歸其明
注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
也　疏光照外也既即晦迹
不耀也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
注內視存神不為漏失

是謂習常
注人能行此是為習修常道也　御曰遺
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咎者如
此是謂窓用真常之道也　疏既即照而
忘行圓德滿諸累以盡殃咎行業
也亦云遺與也無復遺餘之行業
圓備諸累復盡傳經主教允屬其人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此人可謂承襲常道紹隆真教也　故指

注介大也老君疾時主不行大道故設言
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
行无為之化節解曰吾夙夜介介心念
守一於身也王及羅什二家亡介小也
我小有所知則便行於大道也
唯施是畏
注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為恐失道意欲賞
善恐惡偽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
君言若使我耿介於其有知欲行大道既

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為是皆可畏之也

疏使我者假設之辭也知分別也介小也微小也

起心以知行道者甚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甚自平易假使我微介

虛通妙絶分別在假不假居真不真真假

性齊死生一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

不明履危險而常安臨大難而无畏也今

乃起心分別乘於至道諸所施為動之死

地故可畏也

大道甚夷
注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
注徑邪不平也夫道甚平易而民好從徑
邪也　疏夷平正也徑邪道也言至理平
等甚無分別顛倒之類背正向邪遂使大
道陵遲小成孔熾
節解曰謂人好邪僞
行妄徑也
朝甚除

注高臺榭修宮室疏無道之君好行邪
徑不崇朴素唯尚華侈既而除其故宇更
起新宮彫楹刻桷窮乎綺麗
田甚荒蕪
注謂農事廢不耕治失時也　節解曰謂人
不修其一朝夕自飾而生病故心荒穢也
荒蕪
疏徑役既繁農夫喪業東皋不作南畝
倉甚虛

注五穀傷害國無儲也　節解曰謂不守固其有退國用無貲杼軸既空倉廩斯罄

服文彩飾偽貴外華也　節解曰謂疏稼穡一則五藏空乏故曰虛也

帶利劍　注好剛強武且奢

注好文飾偽貴外華也　節解曰謂不守修尚武華服於身一去邪來

備也

帶利劍仗刃備為鬼邪所病

厭飲食
注多嗜慾無足時
疏脯散文繡
以麗其
身干
將莫耶以衛其
以爽其
口不
崇上德不恤下
民嗟乎饕餮一至於
此
資貨有餘是謂盜夸
注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刼
盜以為
服飾
持行夸人不知
身死家破親
戚并隨
之也
節解曰謂好
其甘肥以養
其容一

去其中百病並生乃以資儲於死喪也
非道也哉
注人之辭　御曰君所行如是誠非道也復言也
痛傷之辭　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
同盜竊仍自矜誇盜非道適令興歎也
節解曰謂人不行一但念好服美食可
以爲盜賊不能止病却死故非道也
多斂如盜盜賊既畜既積且矜且誇
疏
乖理悖德謂之非道行人道心解之者朝

甚除無善功田甚蕪心荒廢倉甚虛無道
德服文絲好飾詞帶利劍貪心銳厭飲食
躬滋味資貨有餘積不散也

善建不拔注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之也疏建立也拔傾也能建立道心之人志願堅固直至道場不可傾拔也

王盧曰夫言車者以衆材合成乃名車也君以衆人共載乃成君也然無車何

以爲有無人君何以爲高故愛車者當須
重材寶元者當須守
真無名抱一内守不
善抱者不脫
注善以道抱精神者
疏抱持也脫失也
也言善持真行之人
子孫祭祀不輟
注御曰言善以道德
建抱之君功施於後

受其有德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而后稷有功宗修之於廟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十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注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爲真人　疏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既而能所相應道德真實也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注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

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注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

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注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

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為豐厚也

疏五等諸侯清虛修道遂致域中寧謐內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外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贍者也

注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為普博也

疏九五之君用道而治端拱元默天下太平是以萬國來朝四方歸附化無不被其德能普故以身觀身

注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誰亡誰存

注以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家觀不修道之家

注以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鄉觀不修道之鄉

注以國觀不修道之國也

以國觀不修道之國

注以天下觀天下

以天下觀天下

注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注老君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
者亡以此觀之而知天下修道者有道故也疏夫尭舜所以
昇平者有道道故也桀紂所以淫亂者無道
故也是知以修道之身以
有道天下乃至家國利害斷
可知矣故老君假設云我何以知天下成
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為龜鏡
含德之厚

注謂含悳道德之厚者

比於赤子

注神明保佑含德之人比若父母之於赤子也

故取譬嬰兒嬰兒之行具列於下文

毒蟲不螫

注蜂蠆虺蛇虺不螫之也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注赤子不害物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

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故無毒螫之物還反其本
有毒刺之物不能傷於人御曰至人神矣物
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毒螫之地此
至人之含德也　疏言赤子含德蟲蛇虺類
鷹鸇類也猛獸兕虎類也螫行毒也攫擊
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毒蟲蛇虺類也攫搏擊
喻含德妙達故不為三毒所害
骨弱筋柔而握固　注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專

心不移也　疏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固喻合德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迹同塵而靈府潔白在染不染故言握固此一句明意業淨也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注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精之至多之所致也

疏字林云朘小兒陰也

恒怒作乃精滿室之至也況含德體道淳

和元為虛泊雖復揚波處俗聞見色赦而
妙悟真空不見合和之相蓋以精粹之至
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注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赦不變易者和忝
多之所致也　御曰赤子骨弱筋柔而能
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和氣之源動
作者由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赦不嘶嗄
由純和之至此赤子含忝也　疏為元心

作赦和氣不散也況含德妙達真宗故能
說無所說雖復辯彫萬物而不乖於無言
此一句明口業淨也前言終日啼號而赦
不嘶不嗄不嗄者為无心作赦和氣不散也
常
知和曰常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為
注人能如嬰兒固守和柔
知道之常也 御曰能知常之行者也
是謂知常之言疏知此不言和柔
是淳和之理者乃曰體於真常之道
也

知常曰明

注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元妙

疏知於真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

益生曰祥

注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

疏祥

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障累日日增廣

祥多貪世也凡惑之人不體生無生相

心使氣曰強

注心專一為和柔故神氣實內而形柔

若反使妄有所為則和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強　御曰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　疏心神也氣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皆空身亦虛幻既而以神使形驅馳勞役是以生迷豈知萬物皆空生死之業日日強盛物壯則老謂之非道

注萬物壯極則枯老則不得道矣

疏夫盛者必衰物壯則老是知益生使氣

足驗無常既曰無常故非真道

非道早已

注不得道者早已早已者死也　御曰凡

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是謂不

合於道當須早已已止也　疏已止也既

非真道應須止而勿為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六

唐蜀郡張君相述

知者不言　疏知道之士達於

注知者貴行不貴言

妙理無言說所以不言故莊子云道

無問無應无為謂是也　節解曰謂一

不可說也

言者不知

注馬四不及舌多患　疏封執名言執

挫其銳
注人情慾有所銳為者當念道无為
疏止貪競也
解其紛
止之
注結恨不休者當念道恢怕以解釋之
疏釋恚怒也
和其光
注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耀
疏接愚俗也
乱人
注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耀
疏接愚俗也

同其塵
注不當自別殊也　疏混世事也　十承數
句前已具釋今略帖文不復詳辯所以重
言者明此數句於學門切當故重出之也
是謂元同
注元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
也　疏前既斷伏身心次則和光智迹所以行圓德滿故與元理符同　裴曰愚以耀人縱愚以染患

聖人和光不耀同其塵也

故不可得而親

注不以榮譽為樂獨立為哀　御曰元同

無私也

故不可得而親故不可得而疎

注志靜無欲與人無怨　御曰汎然和衆

不可得而疎　疏道契重元境智雙絶既

兩忘於物我亦一觀乎親疎

不可得而利

注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　御曰無欲
亦不可得而害　　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
故不可得而利　　疏夫利害者與子故
注不害　疏夫利害者與子故不可得而
可爭故不可得而害　疏夫利害之間乎
存亡生死無變於已況利害之間乎故莊
子云不就利不遠害
不可得而貴
注不為亂世主不慶閒君位　御曰體道

自然而然故不可得而貴
亦不可得而賤
注不以乘權而驕洗然無瑕滓故不可得而賤　疏夫富貴者興乎榮辱也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不以貴以貴賤語其心也
故為天下貴
注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為天下貴也
御曰

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

既難親疎不可貴賤於利害毀譽不關其

遣蕩乎親疎又虛忘於利害毀譽不關其

慮貴賤莫屈乎懷故為天下貴之使群

品樂推而不厭是以天下人間尊而

以正理之使至有國也

注以疏

以用夫聖人馭世接物隨機運權道以行兵用實智

以理國此則偃武修文之時也

以奇用兵

注奇兵也

疏奇詐也天使詐偽之人令其用兵窮詐也兆寇之袖亂應須用兵資奇譎此則偃文修武之世也

解曰謂治身者正於心不以口兵自傷也

以無事無事無為之人使取天下為之主

注以無事取天下

御曰在宥天下貴乎無為若以政教理國
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為可
以取天下　疏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
蘧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遣更增其弊未若
無事凝神姑射文垂拱
廟堂之上以斯化物無疵瘼用此治民
民歌擊壤攝取之妙其在茲乎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注此今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

今日所見知之
疏御曰以此下文
無事教主假設我
疏何以知攝化天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注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謂防禁也令煩則
奸生禁多則下詐共相欺紿故貧
解曰謂有為也
疏刑法嚴舉罹罪者衆
民不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能率性任
真而蕩於禁忌內無道德故貧也
節一向解

以政
民多利
注利
者惑
曰利
實下
人多伎
注人
宮宇

器國家滋昏
多權則視者眩
於耳上下不能
親故國家昏亂
器謂權謀人主
以權謀為多
則應之以譎詐故令國家滋益昏
亂
巧奇物滋起
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刻畫
彫琢章服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

鏤玉文綉綵色日以滋起　疏知巧謂機
心也奇物謂戰具也言在上好武下必順
之故各起異端競獻知巧野戰攻城機械
非一名多呈奇物以取洪勛治身者多知巧
詐貪取前境分別之心日益其弊此一向
重釋用兵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注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
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　御曰無為既

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奸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

王盜賊斯起也亦言法所以息盜更多榮曰珍好之物為法物也多貴金

禮所以整亂作陳忌諱則失取舍之和也多利器則失取舍之權在下也多伎巧則湯心之所生也滋法令則弊倖之興不可草也

故聖人云謂下事也我無為而民自化

注故聖人云謂下事也我無為而民自化

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

成也　節解曰謂守自然則元氣流行也

疏心既無為迹又無事四民無為溢也

言老君自是聖人托揣謙之聖化故從善

云寓言十九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注我無徭役徵名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

富也　節解曰謂人無事則形氣精神血

脉充滿也　疏心既

居業六合同歡輕徭薄賦不富如何

我好靜而民自正

注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

也

節解曰謂人虛心不邪念則正氣存形

中也

疏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稟淳風

自歸正道

我無欲而民自朴

注我常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隨我以為

質朴

節解曰謂人無情欲守一堅固則

精氣淳厚不哀耗也　疏君上寡欲少私

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朴也

自聖人已下數句並釋無事取天下之義

也　問問

其政悶悶　問問

注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

其民醇醇　醇醇

注政教寬大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

疏問問寬裕也淳質朴也言君上無為布

政寬裕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注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

疏察察嚴速也缺缺零落也上好有為為政迫遽民遭其暴故多零落也夫治身亦宜虛忘寬簡不得治心急速也

禍兮福之所倚

注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也人遭禍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福來禍去福兮禍之所伏

注福伏匿於禍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　疏倚因也匿伏也言悶悶則致福察則招禍此之三事近由一心福則在於禍中禍則伏在福內其則不遠也

孰知其極

注禍福更相生誰知其窮極時也

其無正
注無誰也禍福之徵
疏孰誰也禍福之徵
報亦隨之所以輪轉
萬化誰知其極乎上
茲正道悟彼重元不
福之報故莊子云禍
福無有惡有人災今
其不懷正道故也

正復為
注奇
也
則執
虛詐
善復為
注善
者猶
云為

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
上為詐
疏奇虛詐也假
使有心學於
正道者
正為正未能忘
遣不與實相
應故為
也
疏
人皆復化止為
祆祥也
疏
縱為善
者故莊子
欲為善
執名言既乖正理適為祆孽
也
顧曰設

乃為妖孽名聲之善也　節解曰為人得民之迷其道之福不能守一輒有驕盈邪意復生也

注言人君迷惑失正已來其日固久

節解曰為人得謂世之人不能守其一惑於邪偽失福得禍袖從來久遠非獨今日也

疏言凡鄙之人所以為妖為奇者以其愚痴迷惑固久故抑乃無始豈曰今生故而

昇經云如是迷來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注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

也

節解曰方謂一之正道也守之當堅

行之當久無復以邪自傷割也

體道方正軌則蒼生隨機引誘因循任物

修學疏聖人

廉而不害

注聖人行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民也

今則不然正已以害人也　疏妙體物境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爾清廉避世之穢不害也

直而不肆申也　聖人雖曲已從人不自申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諂而曲從於

濁妨道行也　節解曰廉謂氣之清也不可以穢

不信不穢而穢故莊子云大廉不慊又云廉清

不穢斯則淨穢雙遣貪廉兩忘不貪而廉

注肆肆　疏申也

物不由己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節繩墨
解曰謂一之功平隨心委曲不可以
為正耀光而不耀人雖有獨見之明常如暗昧不
注聖人善化不割彼以耀亂人也 御曰聖人方
不穢彼而為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為光但修之於身而天下自化肆申
為光謂神明流通內潤形中不須火

燭為耀也　疏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翕
光晦迹不炫耀於物忘其照也故莊子云
滑疑之耀聖人圖而成域之
治人
注謂人君欲治理人民也
事天
注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也
莫如嗇
注嗇愛惜也治國當愛民財不為奢泰治

身當愛精氣不放逸也　疏天自然也式法也　元者無過用无為至也　疏言上合天道下化黎

夫唯嗇是以早服　注早先也服得也夫治身之法莫若猶無過也

惜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　御曰何以聚人安愛

人曰財故能儉愛民財則儉愛而至早之人福負

服事其君矣服事也　疏歎此无為之法

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則制伏魔試用

之治早服謂國則遠荒歸注先得之重積德深重積重積德於已也藩必言欲內制魔試須積行累功其德深重方可遠伏也

御外伏遐

疏重

御曰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

節解曰謂奸邪伏匿重積德以制伏者矣克能也者皆由重一而積氣也重積德以制伏者皆由重一而積氣也則無不克

病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莫知其極可以長存
注莫知其極則其命長存
福
國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注國之母可以長久
精氣
為帝王國主慈育蒼生視物如子以故云之
注國主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
疏既理無不契則深遠無極故以有
疏既理國民為王侯化主也
疏既理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故云之

母德行雖高功成不處元為虛淡故可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蒂

注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蒂如樹木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無使泄漏也

長生久視之道

注深根堅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也

根本也蒂迹也根本能生蒂以譬本能生迹

迹而迹曰固蒂夫根本曰深根本而迹曰固蒂不固則危蒂不固則零落只為根深所以長生蒂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妙故結云長生久視之道視照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注鮮魚也烹小魚者不去腸不削鱗不敢煩則下亂治身治國不敢煩則精散

挫怒其銳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疏烹煮也鮮魚也言煮小魚挫之則

糜爛任置即自全喻理國無為即太平躁

動則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
以道涖天下則鬼神
注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神不敢見其
疏涖臨也言
精神以犯人也
用正道以
臨天下者使邪魅妖孽之患
之鬼不敢爲
也
顧曰神者靈效之謂也以道居位臨
理天下則太平之代鬼魅不敢神以
道修身則真照得一得一之士尸魍不靈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注其鬼非無精神也
然之人也　御曰上邪不入正
歆滅而無神也但其不敢見怪
疏神靈驗也非此鬼不靈驗人
佑於人不損傷於物治身者鬼
義即是擾動邪婬之心也言以
諭魅之正行縱使之心動即其
真照故不能傷行也　節解曰非謂鬼無
神也道在人身故神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注非其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　御曰鬼見神怪傷人者由聖人有為失道故也今聖人行無為清淨故鬼所以不見怪傷人者蓋以聖人在位不為疏諸本作亦字張係及陸先生本作爾

爾然之亦二字相似故作亦字今用之為是言非此鬼不傷物但為聖人以道涖之而制伏邪惡故鬼不傷害於人力在聖

理故云亦不傷人也治身者言非但動心不能傷行以為聖智制伏故雖動而不能傷也　節解曰謂人合內無陰過故鬼不能傷也外無陽罪故聖人不能刑也人之行治道與神明相護形元氣混沌皆共治身已之所行上法於天頭戴日月光明星辰列宿皆在身中精神呼吸食玉英也

夫兩不相傷

注鬼與聖人兩俱不相傷也

故德交歸

注夫不相傷者則人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

疏兩謂鬼處於陰人處於陽幽顯不相傷害而守其分兩無讎鬪遂乃人施德於鬼鬼恩惠於人恩德往來故交歸寂以成已行既即動相親附也理身者攝動歸寂何所攝耶今明不攝而攝不應即寂何所攝耶今明不攝而攝不應

而應非大國者下流
注治大國當如江海居下流不逆於
也
天下之交
注大國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
曰泥丸
注大國口為大國口為小國口承上下灌丹
田丹田則地郊也
郊郭外也之往也言
疏大國則萬乘之邦
郊也之往也言大國虛容譬於
江海

江海處衆流之下故百川競注大國用道
謙柔故萬邦歸往朝宗慕義滿於郊郭也
本亦作牝牝常以靜
天下之交字大國行
故勝
注牝者陰類也柔謙
和而不唱女
所以能
屈男者陰勝陽也以
其安靜不先
求也
疏天下之郊疊前文
以生後句也
也牡雄躁也言大國
所以能令諸
而交會者常用謙和
雌靜故能勝
雄躁也

若用剛躁則不能致柔順為先也是知治國莫以靜為下

不以柔順為先也

以靜為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注陰道以安靜為謙下也

注能謙下者則常取之

疏以用謙也下謙下也

遜也

注善用謙下

疏以用謙下之人君臨大國善用謙遜也

柔故能攝化萬邦遐遠款附重譯來貢不亦宜乎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執謙畜人則無過失
注此言國無小大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
御曰大取小以爲臣妾小取大以爲援
節解曰謂泥九居上爲大國丹田下爲小國行一之道閉氣嚥液下流丹田
助也
處下爲小國精精化爲氣氣化爲血血化爲胎息引之還補其腦推而引之雲布四海故上取
田液化爲血血化爲氣氣化爲精精化爲胎息引
之還補其腦推而引之雲布四海故上取
下聚也小國自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
國之中欽風慕義也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取或不定言小國以下大國
注下而取或不定言小國以下大國
更以義相取也　疏大國用柔者謂大國以下小國
故聚於大國之中大國用下故取得萬國
之歡心用下則同聚取斯別故言或也
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注大國不過欲兼并小國而取畜之使
爲臣僕也　疏大國小國用柔者亦無
意也不過欲兼愛小國所以用謙更無餘

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也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注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為謙

下也

御曰一求臣妾一求援事是兩者

各求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盈滿故

云大者宜為其下

兼畜入事各遂其心疏兩者謂大小二國

而大宜偏行謙下何者夫物必以大輕小

未嘗以小陵大故大者宜為下此則高

者抑之義也　節解曰兩者謂泥丸九丹田也泥丸欲氣昇丹田欲氣降共成一神也九丹田

道者萬物之奥

注奥者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

疏道者虛通之妙理泉生之正性也奥深容也亦藏府也言道生成萬有囊括百靈

善人之寶

注善人以道為身寶故不敢違失也御

大無不包故為萬物藏府也

曰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寶而行之

得元珠於赤水故能見真性而無患累也　疏保修道善人達見真性寶而貴之

不善人之所保

注人之所保倚也謂遭患逢急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

猶知自悔卑下也　疏保守持也流俗之滯物境性情浮競豈能守持也

駝滯也

美言可以市

注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夫市交易而退不

相宜善美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賣者欲疾
售也
尊行可以加人
注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
御曰甘美其言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
凡人未足以尊道也
甘善之言尊高之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
之人心行洁清淨之行以化不善
不善之人心行洁薄言多佞美好為飾詞
亦如市買之售相率而從善矣 疏

猶如市井更相覓利又不能守弱捣謙後
身先物方自尊高已行加凌於人不善之
徒言行如是其於道也不亦遠乎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注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時無
有棄民德化淳也
御曰不善之人亦在
聖道宏通救物宏普縱使衆生不善何有
棄心慈救覆被接濟無遺
疏奚何也言

故立天子置三公
注欲使教化不善人也　疏既接济無遺而宜設世之法故立天子以統萬幾置三公而論道調治陰陽輯熙治政意在丹旂庶品享毒群生自開闢已來真君出世體道權應而為帝王上以僚署三清而置僚署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注雖有美璧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也　疏拱璧抱璧也謂圓全大璧也駟四馬

馬一乘車也古者名士必先貴拱壁後遣
駟四馬之車言縱有高蓋全璧富貴榮華亦
不如無為坐忘修進此道何者修道可
以長生富貴適為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
處世如雲翔空氣棲鵠俄爾以此格量不如
遠矣　顧曰皎潔修名謂之尊行自尊於
行者可以加勝於人殊非至也　孫曰美
言可以奪衆貨之價尊行可以加衆人之
上夫道之出言淡乎無味聖人處無為之

事行不言之教豈華詞以悅百姓之耳飾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行以耀萬物之目哉
注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日遠行求索
近得之於身也　顧曰無假遠索日日求
之但行積於身得之於心元悟在我也
有罪以免耶
注有罪謂遭亂世闇君妄行刑誅修道可
以解怨免於衆邪也羅什等曰廻向善道

无形也

道隐無名

注道潜隐使人無能指名也　疏至道妙本幽隐窈冥非形器之所測量豈名言之能詮辯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注貸人精氣且成就也言道善成就之也疏貸借也獨此无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救衆生借其善力享毒群品生化

也

注成就之疏

三才種種方便趣令成就

道生一

注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陰陽也二生三陰陽生萬物也

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人共生萬物也

天施地化人長養之

動氣分為二一

故曰道生元氣未分故言一

榮曰道生一一虛中

二清濁分陰陽著也二生三運二氣三才

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